

## 敦煌吐魯番文獻展現的《孝經》今古文

莊兵

### 摘要

唐代以後《孝經》今古文異同見於傳世諸本，本文以敦煌吐魯番《孝經》諸本與傳世諸本加以逐次比對，發現敦煌吐魯番諸本中，各寫卷多有呈現今古文字體混在的狀況，學者指摘敦煌本「古文竟無一帙之遺」似未盡然。藉由比對結果，結合歷代藝文書誌記述重加梳理，發現梁陳隋唐之際原本十八章《鄭注》與二十二章《孔傳》在學官的兩家分立，伴隨十八章《御注》取代《鄭注》、《孔傳》作為國子學「今文」的確立，加上朱熹刊改《古文孝經》的影響，宋代以後形成一種「《孝經》十八章則今文，二十二章則古文」的混淆理解。歷代從官學至民間多元傳承的《孝經》學術源流，遂為宋代以後《孝經》今古文並立說統整簡化。敦煌吐魯番文獻的發現，對重新釐清六朝隋唐《孝經》學術源流，提供了第一手參證資料。

關鍵詞：《孝經》、敦煌、吐魯番、《鄭注》、《御注》

---

2016/8/8 收稿，2016/12/19 審查通過，2017/2/3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執行科技部 104 專題研究計劃「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於《孝經》研究的價值 (MOST: 104-2410-H-211-007)」所獲之部分成果，初稿曾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之「2016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作出宣讀，承蒙講評人陳逢源教授提供寶貴修改意見，後投稿本刊亦獲兩位審讀委員之寶貴意見，僅此一併致謝。

\*\* 莊兵現職為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副教授。

## Jinwen *Xiaojing* and Guwen *Xiaojing* in Dunhuang and Tulufan Documents

Zhuang Bing

### Abstract

Jinwen *Xiaojing* and Guwen *Xiaojing* after Tang Dynasty are both available and widely circulated nowadays. In this paper, each version of Dunhuang and Tulufan Documents of *Xiaojing* was compared with the versions which are available nowadays. And it can be seen that Jinwen and Guwen both exist in the same version of Dunhuang and Tulufan Documents.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studies as well as the comparison done in this paper, *Zhengzhu*, which includes eighteen chapters, and *Kongzhuan*, which includes twenty two chapters, were lost and replaced by *Yuzhu* during the period from Liang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Yuzhu* with eighteen chapters has been regarded as Jinwen *Xiaojing* ever since, while the version with twenty two chapters revised by Zhu Xi in Song Dynasty has been regarded as Guwen *Xiaojing*. Thus there have been misunderstandings that every version of *Xiaojing* with eighteen chapters would be Jinwen, and version with twenty two chapters would be Guwen. The assumption reduces many versions of *Xiaojing* to only Jinwen and Guwen ever since Song Dynasty. Based on 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and Tulufan Documents,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assumption on different versions of *Xiaojing* which began to be circulated in Six Dynasties, Sui Dynasty and Tang Dynasty.

Keywords: *Xiaojing*, Dunhuang, Tulufan, *Zhengzhu*, *Yuzhu*

---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ian Humanities, Huaan University.

## 一、引言

20 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五萬餘件佛教寫經的卷子中，存  
有三百餘件儒家典籍，《孝經》亦在其內，為發現數量僅次於《論語》的儒  
家經籍。<sup>1</sup>

筆者統計，至今分藏於法、英、俄等國家圖書館的敦煌寫卷《孝經》  
（包含歌詠、頌讚類），經由編目解題或個卷研究，已經由學者整理出五十  
餘件（參見後文「一覽表」）。從這些多為學郎抄寫的各種卷本來看，<sup>2</sup>絕大  
多數為白文《孝經》，另有鄭玄《孝經注》、唐玄宗《御注孝經》，以及十數  
卷佚名的《孝經注》、《孝經解》、《孝經義》、《孝經疏》、《孝經讚》。還包含  
「學郎《孝經》策論草稿」2 件。<sup>3</sup>其中編號為敦研：0366 號寫卷末題記有  
「和平二年十二月六日，唐豐國寫此孝經」的字樣，「和平二年」指北魏和  
平 2 年（461），此亦為敦煌《孝經》寫卷中標示年代最早的寫卷。<sup>4</sup>最晚的  
是五代時期後晉天福 7 年（942）的編號 S.1386 號《孝經》殘卷，卷末有  
題記「維天福柒年壬寅歲十二月十二日，永安寺學仕郎高子清書記了」。<sup>5</sup>這  
樣保留題記的卷子雖然不多，但可以發現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皆有，而以唐  
寫本居多，期間橫跨五個世紀。

與敦煌同屬西域地區的吐魯番，20 世紀以來從阿斯塔那、哈拉和卓、  
洋海等古代墓葬中，亦發掘出大量西元 4 至 8 世紀的古代文書。其中所發  
現十數件的《孝經》殘卷，例如編號 72TAM169:26 (a) 的古寫本《孝經》，  
學者考證明確此寫卷屬高昌國將軍張孝章的隨葬品之一。<sup>6</sup>寫成於高昌建昌

<sup>1</sup> 許建平：〈論語〉，收於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卷 7，頁 290-386，統計出敦煌《論語》寫卷共 74 號，綴合成 60 件；許建平：〈孝經〉，收於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卷 8，頁 387-429，統計出敦煌《孝經》寫卷共 41 號，詳實賅博，可茲參照。

<sup>2</sup> 李正宇輯敦煌學郎題記共得 144 條，列《孝經》相關寫卷學郎題記有 P.3274、P.3369、S.707、S.1386、P.2746、P.2633、S.728、P.3386、P.2633，合計九條。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注〉，《敦煌學輯刊》1989 年第 1 期，頁 26-40。陳鐵凡從寫卷字體以及多訛誤等特徵，亦指出多為學童習作。參見陳鐵凡：〈敦煌本孝經考略〉，《東海學報》第 19 卷（1978 年 6 月），頁 2。

<sup>3</sup> 高啟安、賈小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獻》第 11 冊非佛經文獻輯錄〉，《敦煌學輯刊》2003 年第 2 期，頁 20-21。

<sup>4</sup> 蘇瑩輝：《敦煌學概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8 年），頁 362，圖 57。

<sup>5</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臺北：燕京文化，1977 年），頁 91-99。

<sup>6</sup> 董永強：〈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經》習俗考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4年（558，亦是南朝陳武帝永定2年，北周明帝2年，北齊天保9年），屬於南北朝時期的古本。

與敦煌本比較，吐魯番出土《孝經》寫卷亦包含白文《孝經》、鄭玄《孝經注》、唐玄宗《孝經注》、佚名的《孝經解》、《孝經義》，類型相似。<sup>7</sup>另外，吐魯番文獻中亦發現「《孝經》策問卷」8件，與敦煌寫卷的「策論草稿」形制相似，反映出唐代西北邊陲地區學生練習策答、準備明經科舉考試的情形。<sup>8</sup>相關統計歸納成「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寫卷一覽表」如下所示：<sup>9</sup>

表 1：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寫卷一覽表

地域	種類	卷號以及定名	合計	總計
敦煌 寫卷	白文《孝經》26 號，綴合成 22 件。	S.707+S.12911(〈聖治〉—〈喪親〉)、S.728 (〈開宗明義〉—〈喪親〉)、S.1386(〈序〉— 〈喪親〉)、S.5545(〈卿大夫〉—〈三才〉)、 S.6165(〈廣至德〉—〈喪親〉)、S.9956+ S.5821(〈士行孝〉—〈聖治〉)、S.10056A +S.10060B(〈天子〉—〈卿大夫行孝〉)、 P.2545(〈序〉—〈五刑〉)、P.2715(〈三才〉— 〈喪親〉)、P.2746(〈紀孝行〉—〈喪親〉)、 P.3369/P.4775(〈開宗明義〉—〈喪親〉)、 P.3372(〈序〉—〈廣至德〉)、P.3416C (〈序〉—〈喪親〉)、P.3643p1(〈孝治〉)、 P.3698(〈序〉—〈喪親〉)、P.3830(〈天子〉— 〈廣要道〉)、P.4628/Дx.02962(〈序〉)、	54	74

第 45 卷第 2 期（2015 年 3 月），頁 15-21。

<sup>7</sup> 許建平：〈跋大谷文書中四件未經定名的儒家經籍殘片〉，《敦煌學輯刊》2005 年第 4 期，頁 8-13。

<sup>8</sup> 劉波：〈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吐魯番文書唐寫本經義策殘卷之整理與研究〉，《文獻》2011 年第 3 期，頁 10-23。

<sup>9</sup> 引自莊兵：〈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研究論介〉，收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 5 輯（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 年），頁 275-309。為明示各卷號見存內容以示區別，分別於卷號之後括號內，以章名標示該卷之首尾見存內容，例如「S.5545(〈卿大夫〉—〈三才〉)」，S.5545 屬「白文《孝經》」寫卷，「(〈卿大夫〉—〈三才〉)」指此卷見存內容起於〈卿大夫章〉，終於〈三才章〉。

地域	種類	卷號以及定名	合計	總計
		P.4897 (〈序〉—〈開宗明義〉)、Дx.00838 (〈廣要道〉—〈喪親〉)、Дx.00838 (〈三才〉—〈聖治〉)、Дx.04646 (〈聖治〉)		
	鄭玄《孝經注》9 號，綴合成 7 件。	P.3428 + P.2674 (〈開宗明義〉—〈喪親〉)、S.3824V/1 (〈喪親〉)、S.3993 + S.9213 (〈五刑〉—〈諫諍〉)、P.2556p (〈喪親〉)、Дx.02784 (〈聖治〉)、Дx.02979 (〈聖治〉)、Дx.03867 (〈紀孝行〉、〈五刑〉)		
	唐玄宗《孝經注》1 號 1 件。	S.6019 (〈聖治〉)		
	佚名《孝經鄭注義疏》1 號 1 件。	P.3274 (〈開宗明義〉—〈喪親〉)		
	佚名《孝經疏》1 號 1 件。	P.2757V (〈喪親〉)		
	佚名《孝經注》3 號，綴合成 2 件。	S.6177 + P.3378 (〈開宗明義〉—〈三才〉)、P.3382 (〈三才〉—〈聖治〉)		
	歌詠、頌讚《孝經》類殘卷 10 號，10 件。	P.2633、P.3386、P.3582、P.3910 (《楊滿山詠孝經十八章》)、P.2721、P.3910、S.0289、S.5780 (《新集孝經十八章皇帝感》)、P.3816、S.5739、S.3824 (《御注孝經贊》)		
	學郎練習試論草稿 2 號，綴合成 1 件。	Дx.03895 + Дx.03901 (《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論》) <sup>10</sup>		

<sup>10</sup> 此殘卷為兩卷綴合，存 21 行，起行及第 9 行分別有策題「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論」10 字，第 2 至 21 行是先後針對〈紀孝行章〉、〈廣揚名章〉、〈天子章〉、〈開宗明義章〉的相關內容進行發論。文中多處反覆塗改及添字，還有施加句讀。崔峰、高啟安、買小英認為五代以後學郎試論的習作，金滢坤認為此卷為西夏黑水城文書。有鑒於學界對此卷的存疑，暫未列入本文考察資料。相關研究參照高啟安、買小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獻》第 11 冊非佛經文獻輯錄〉，頁 20-21；金滢坤：〈《俄藏敦煌文獻》中的西夏科舉「論」稿考〉，《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4 號（2010 年 3 月），頁 101-117；崔峰：〈晚唐五代宋初地區儒佛兼容的社會文化〉，《敦煌學輯刊》2009 年第 3 期，頁 27-28。

地域	種類	卷號以及定名	合計	總計
	土地廟遺書:鄭玄《孝經注》1號1件。	敦研:0366 (〈感應〉—〈喪親〉)		
吐魯番文書	白文《孝經》4號4件。	黃文弼發掘本(〈開宗明義〉)、交河故城遺址本(〈諸侯〉—〈孝治〉)、72TAM169:26(a)(〈開宗明義〉—〈聖治〉)、72TAM169:84(高昌《孝經》)	20	
	鄭玄《孝經注》3號3件。	黃文弼發掘本(〈三才〉)、66TAM67:15/1、15/2(〈感應〉—〈喪親〉)、國圖00109(〈卿大夫章〉)		
	唐玄宗《孝經注》3號3件。	大谷5417(A)(〈廣至德〉)、大谷3279v(〈聖治〉)、Ch2547r(〈五刑〉)		
	《孝經解》1號1件。	60TAM313:07/3(高昌抄本《孝經解》)		
	《孝經義》1號1件。	97TSYM1:12p(〈序〉)		
	考試時學生所答策問卷8號8件。	Peald7a、Peald7d、Peald7k(2)、Peald7m、Peald7o、Peald7r、Peald11a、Peald11d(《孝經》策問卷)		
疑偽	首都博物館藏白文《孝經》1號1件。	[西晉]張儁寫本《孝經》殘卷	1	1

六朝隋唐這一段《孝經》講習極為活躍、著述亦多，卻少有傳世資料留存。<sup>11</sup> 由於敦煌寫卷及吐魯番文書的發現，並且包含前所未見的文獻，為《孝經》從輯佚校勘的文獻學研究至思想、民俗等研究，無疑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補

<sup>11</sup> 《隋書·經籍志》之〈孝經類〉列目「十八部，合六十三卷」，若加上亡佚書，達「合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引文參見〔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934。

充及新課題的開展。本文側重考察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展現的《孝經》今古文，藉以釐清《孝經》文本傳承的源流。

在此首先提及本研究的問題意識。陳鐵凡先生蒐集敦煌本《孝經》31號29件撰著《敦煌本孝經類纂》一書，對瞭解敦煌本《孝經》的概貌，良有助益。針對寫卷的分類與內容，陳先生概括有云：

經文多今文，本編壹、「孝經白文」俱為十八章本，無一「閨門章」；貳、「鄭氏孝經並序」，鄭主今文；叁、「孝經鄭氏解及疏」所本目自必鄭氏。據此三類經文讎比校讀，除少數譌俗異文外，大致相同，然則敦煌本《孝經》什九以上皆今文也。石室藏卷，亘數百歲。上自北朝，下迄五季，載籍所記，在此期間古文實未曾偏廢。而今竟無一帙之遺，是則民間宗鄭廣且久矣。<sup>12</sup>

按照筆者前面表列統計，敦煌《孝經》寫卷共41號，主要是藏經洞發現的數量，加上土地廟遺書1號、吐魯番出土的《孝經》寫卷12號，則西域地區出土合計54號；其他還有敦煌寫卷歌詠、頌讚《孝經》類殘卷10號、學郎《孝經》策論草稿2號，吐魯番出土學生所答《孝經》策問卷8號，這樣，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寫卷，合計達到74號，較陳先生蒐集所見更應全面客觀。然而就上述版本的內容來看，仍然大致不出陳鐵凡先生的指摘：敦煌吐魯番寫卷中大部分為十八章的《鄭注》本（包括白文、注疏、策問卷），還有少量《御注》及佚名《孝經注》，獨缺二十二章的《古文孝經》，殊為可異。陳先生以「民間宗鄭廣且久矣」為解釋，似乎未能有效地回應古文「竟無一帙之遺」的疑問。

概括而言，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孝經》皆為書寫卷子本，敦煌本多為學童學習之作，因聽錯而寫錯，或抄錯、借字、訛誤偶有出現，<sup>13</sup>吐魯番本多為殘片，但是也最為直接反映出六朝，尤其是唐代《孝經》文本在民間

<sup>12</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卷首，解題。

<sup>13</sup> 陳鐵凡綜計敦煌本《孝經》三十一帙編次成「敦煌本孝經類纂」一卷，針對各卷作出題記，一一指出各卷中的文字訛誤等。例如針對P.3369與P.4775綴合卷子書寫題記中指出：「此兩卷係由隋麗攻女士綴合……殆索氏學塾之遺歟。余嘗疑敦煌本論語、孝經，頗多為學童默寫課卷，蓋其中訛誤，多為同音別字。若臨摹藍本，其資質魯頓者，或難免缺筆脫漏之失。今則假借同音，像必藍本憑依，倉卒之間，姑以此代彼亦充數耳。茲由白文卷中擇其數例。本卷如『不肅而成』，以『誠』代『成』。『臣妾之心』，以『接』代『妾』。『恐辱其先』，以『禡』代『辱』。『言不文』，以『聞』代『文』。」參見陳鐵凡：《敦煌本孝經考略》，頁2。

層面流傳的實際狀況。透過與傳世《孝經》諸本的對照，期待發現一些新事實，從而獲得針對前述問題的澄清，對《孝經》文本的流衍及相關《孝經》今古文議題，提供一些新見解。

## 二、傳世文獻所見《孝經》今古文

現今可見的《孝經》版本，敦煌吐魯番寫卷之外，傳世版本還有三個系統：其一，十八章本的《今文孝經》系統，具有代表性的版本有唐代開元 10 年玄宗撰《御注》（開元本，或略為《開元御注》）、天寶 2 年重訂開元《御注》並刻成碑文的《石臺孝經》（石臺本）、宋代以降作為官方版本疏解天寶《御注》的邢昺《孝經注疏》（注疏本，或略為《注疏》）等。<sup>14</sup>其二，宋本《古文孝經》系統，代表版本有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指解本，或略為《指解》），<sup>15</sup>范祖禹書寫刻於四川大足的《古文孝經》碑本（大足本，或略為《校釋》）等，<sup>16</sup>這些版本總體分章為二十二章，但細部分章稍異。其三，是日傳《古文孝經》

<sup>14</sup> 《御注孝經》是唐代玄宗皇帝撰寫的《孝經》註釋，有開元 10 年（719）成立的「始注」及天寶 2 年（743）對此修訂而成的「重注」二種。另有天寶 4 年依照「重注」經注刻成碑文的「石臺孝經」，文字風格為唐隸八分書，唐玄宗親筆書寫，原碑至今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碑體的隸書字形可見於諸種拓本，東京二玄社 1977 年出版《石臺孝經》拓本為佳，亦為本稿參用本，參見〔唐〕唐玄宗御書：《石臺孝經》（東京：二玄社，1977 年）。天寶「重注」，至北宋真宗咸平 2 年（999），邢昺奉敕命以「重注」為底本，改訂元行沖的疏，撰《孝經正義》三卷。今日所見本是把「重注」的《御注》一卷與《正義》三卷合併，卷首增邢昺「孝經注疏序」和「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的〈序〉而成，亦即《四庫全書》收錄的《孝經注疏》九卷。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中亦收錄邢疏本，並為之增作〈校勘記〉附於各卷末，成為後世流通最廣之善本。開元「始注」在中國本土失傳卻見存日本，現存最古的「始注」為日本室町時代享祿 4 年（1531）三條西實隆手書寫本，寬政 12 年（1800）屋代弘賢復刻此本，現存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清家文庫」。明治 17 年（1884），弘賢復刻本回傳中國，收入黎庶昌編《古逸叢書》，題為《覆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本稿參用〔唐〕唐玄宗御注：《覆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收於〔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第 5 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唐〕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23-83。

<sup>15</sup> 〔宋〕司馬光指解，〔宋〕范祖禹說：《古文孝經指解》，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2 冊，頁 84-101。

<sup>16</sup> 關於大足石刻范祖禹書《古文孝經》，馬衡有全文錄文及校勘。參見馬衡：〈宋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石刻校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上冊（1948 年 6 月），頁 19-24；又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合編：《大足石刻銘文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 年），頁 48-55，有碑文拓本及銘文錄文。



系統，最古有猿投本（抄於 1195），<sup>17</sup>其他還有清原教隆校點仁治本（仁治本，或略為《仁治本》）、<sup>18</sup>太宰純校本（太宰本，或略為《孔傳》）等十多個版本，<sup>19</sup>一些版本中，仍有保存隸定、楷定的古文字。<sup>20</sup>

### （一）宋代以後中國傳世文獻中所呈現的《孝經》今古文

首先取《四庫全書》所收注疏本與指解本（併大足本）比較，主要相異點如下：

1. 分章不同，注疏本十八章，指解本、大足本俱二十二章，但分章處稍有相異。<sup>21</sup>
2. 指解本、大足本句末比注疏本多省二十二處「也」字。按：《顏氏家訓·書證》云「『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sup>22</sup>可知北朝語體表述風格有此特徵。司馬光以隸書編定《指解》所用本為「祕閣所藏古文」，他雖懷疑「此蓋後世好事者用

<sup>17</sup> [日]阿部隆一：《古文孝經舊鈔本の研究（資料篇）》，收於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斯道文庫論集》第6輯（東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1968年），頁26-126。

<sup>18</sup> 仁治2年（1241）清原教隆校點《古文孝經孔安國傳》，是日本現存《孔傳》舊抄本中最古的版本。從仁治至昭和歷經六百八十餘年後歸內藤湖南博士所藏，並於昭和9年（1939）1月30日被指定為國寶，林秀一博士調查時期，此本歸湖南博士子內藤乾吉氏收藏，現藏於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所屬「杏雨書屋」。本文參用京都便利堂1939年4月影印清原教隆校點本。關於此本的研究有林秀一博士〈仁治本古文孝經解說〉專論解說。參見[日]林秀一：《孝經學論集》（東京：明治書院，1975年），頁249-263。

<sup>19</sup> [漢]孔安國傳，[日]太宰純音：《古文孝經孔氏傳》，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2冊。

<sup>20</sup> 日傳本有阿部隆一彙校整理撰成《古文孝經舊鈔本の研究（資料篇）》最為全面，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藏。[日]石川泰成：〈日本出土木簡・漆紙文書を用いた『論語』、『古文孝經孔氏伝』の隋唐テキストの復原〉，《九州産業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紀要》第56號（2013年12月），頁87-115等論考，針對一些日傳《古文孝經》的古文字有作出比對研究。

<sup>21</sup> 《孔傳》亡佚於五代，大足石刻本、《指解》合編本為僅存宋本《古文孝經》。早有馬衡針對兩本作出對比，明確分章的異同：大足本總體分章為二十二章，但細部分章有異，大足本第6章「此庶人之孝也」下即接「故自天子」一段23字，又下接「曾子曰」9字，通為一章。而合編本則「故自天子」一段別為第7章，而以「曾子曰」9字屬下章。碑本「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以下別為第8章，合編本屬上為一章。參見馬衡：〈宋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石刻校釋〉，頁21。

<sup>22</sup>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398。

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但還是認同「其語則是」，<sup>23</sup>可知指解本所據古文本帶有北朝語體風格。

3. 注疏本各章俱有章名，指解本、大足本俱無章名。
4. 指解本、大足本有〈閨門章〉：「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指解》，頁 99；〈校釋〉，頁 21）注疏本無此章。按：學者多懷疑〈閨門章〉並非為漢代孔壁出二十二章古文《孝經》所原有，指出此章文字與魏晉《孔傳》同出，但無疑也是用以區別《孝經》今古文的最主要特徵。<sup>24</sup>
5. 注疏本「仲尼居，曾子侍」（《注疏》，頁 39），指解本、大足本作「仲尼閒居，曾子侍坐」（《指解》，頁 90；〈校釋〉，頁 22）；注疏本「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注疏》，頁 39），指解本、大足本作「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指解》，頁 90；〈校釋〉，頁 22）；注疏本「各以其職來祭」（《注疏》，頁 59），指解本、大足本作「各以其職來助祭」（《指解》，頁 95；〈校釋〉，頁 23）。以上各處，亦是常為學者區別《孝經》今古文的標誌。
6. 注疏本「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注疏》，頁 72），指解本作「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指解》，頁 99），大足本無「言之不通也」。宋代早有王應麟懷疑「言之

<sup>23</sup> 司馬光云：「今袞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案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經術也。臣愚，雖不足以度越前人之胸臆，窺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為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宋〕司馬光指解，〔宋〕范祖禹說：《古文孝經指解》，頁 88。

<sup>24</sup> 《唐會要》卷 77〈貢舉下〉云：「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參見〔宋〕王溥撰：《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卷 36，頁 1405。筆者亦針對〈閨門章〉的來源作過考察，推論此章內容本為《長孫氏孝經》的說解文字混入經文，並為魏晉出現的《孔傳》吸收。參見莊兵：《〈孝經·閨門章〉考——兼論前漢中後期《孝經》解釋學的思想傾向》，《中國儒學》第 5 輯（2010年 3 月），頁 342-277。

不通也」五字為范祖禹將司馬光旁注混入經文，然而之後關於此五字是否為古文經文仍有爭議。自 20 世紀七十年代劉炫《孝經述議》被發現，證明此五字實為隋唐古文已有文字，非范祖禹混同旁注入經文，古文特徵亦由此再添一處。<sup>25</sup>

7. 注疏本「復坐，吾語汝」（《注疏》，頁 39），指解本作「復坐，吾語女」（《指解》，頁 90）；注疏本「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注疏》，頁 50），指解本作「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指解》，頁 93）；注疏本「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注疏》，頁 57），指解本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指解》，頁 94）；注疏本「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注疏》，頁 59），指解本作「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指解》，頁 94）；注疏本「君子不貴也」（《注疏》，頁 63），指解本作「君子所不貴」（《指解》，頁 96）；注疏本「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注疏》，頁 63），指解本作「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指解》，頁 96）；注疏本「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注疏》，頁 71），指解本、大足本作「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指解》，頁 99；〈校釋〉，頁 21）；注疏本「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注疏》，頁 72），指解本作「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指解》，頁 99）；注疏本「非聖人者無法」（《注疏》，頁 67），指解本作「非聖者無法」（《指解》，頁 97），大足本作「非聖人者無法」（〈校釋〉，頁 23），同於注疏本。

<sup>25</sup> 《孝經述議》為隋代劉炫為《古文孝經孔安國傳》所作的疏解書，五代後亡於中土。上世紀五十年代，日本林秀一博士從東北大學武內義雄教授獲得東京舟橋清賢家藏劉炫《孝經述議》第 1、4 卷的古鈔本影印，進而從日本各地蒐集十五種《孔傳》相關刻本、鈔本，輯佚近八百條殘存的第 2、3、5 卷內容，復原出各卷大部分的內容。昭和 24 年（1949）6 月，林氏以此作為學位申請論文提交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會獲准取得博士學位，之後補訂增益成《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一書，於昭和 28 年（1953）7 月由東京文求堂出版刊行。針對古文見存「言之不通也」五字，據曹景年考察指出：「林書復原的《孝經述議》中正是『言之不通也』一句。據林書，劉炫對此句的解釋是：『議曰：夫子方弘諫法，乃責而說之，子曰參乎，汝之此問，是何等言與，汝之此言，是言之不通於理也。』對於傳文『曾子魯鈍，不推致此誼，故謂之不通也』，劉炫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曾子魯鈍，不解推致此意，故夫子謂之不通也。傳之此言，非經旨也，夫子自陳諫爭之道，假為曾子之問。將大弘其法，故責而說之。非曾之不悟也。』由此可見，劉炫對經文和傳文的『言之不通也』一句都進行了了解說，可見此句遠在隋朝劉炫就已見到。」參見曹景年：〈日傳本《古文孝經孔傳》為隋唐舊書新證〉，參見：<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6124>，瀏覽日期：2016 年 2 月 23 日。

以上比對，呈現出注疏本與指解本、大足本字句差異在第 1、2、3、4、5、6 點較為明顯，第 7 點諸條僅為些微的字句之間差異。然而這些唐代以後具代表性的《孝經》版本之間的分章、字句等的相異點，總體上被當作區別《孝經》今古文本的特徵，亦同步展現於宋代以後學者對《孝經》今古文特徵的基本理解上。

如宋代黃震的說法最具代表性，其所撰《黃氏日抄·讀孝經》云：

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今文《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是為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我朝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作為《指解》而上之，至以世俗信偽疑真為言。愚按：《孝經》一耳，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云「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亦分為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若以今文為偽，而必以古文為真，恐未必然。<sup>26</sup>

<sup>26</sup> [宋]黃震：〈讀孝經〉，收於[宋]黃震：《黃氏日抄》，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7 冊，卷 1，頁 2。

上述黃氏的表述，體系清晰地表達出由其理解的自古《孝經》今古文流行過程，亦即今文體系的流傳狀況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鄭康成諸儒主今文」、「明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古文體系的流傳狀況為：「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孔安國、馬融主古文」、「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針對今古文的特徵性區別，黃氏還以字句及分章的不同，作出約略的比對。

黃氏有此表述，本是為了贊同朱熹刊誤《孝經》，<sup>27</sup>出於其自身強調《孝經》作為「孔門發明孝義」、「學者宜審所躬行」之經典，略舉《孝經》今古文字句分章不同，目的則是在於表達兩者內容差距不大，同出一源，藉以稱許朱熹改本廓清了孔門真孝義。而且從其上述表達，亦可發現在黃氏的理解中，以「今文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流傳的方式，自漢代即如此。這樣的理解，實際上是宋代以後學者的通行理解，並不斷被反覆確認著。

如明初宋濂〈孝經集善序〉云：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為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為之注；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為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為之注。後世諸儒，各聘己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榷。揆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為允，況鄭玄未嘗有注，而依倣託之者乎？尊今

<sup>27</sup> 黃震云：「至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為一章，云『疑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為經，其餘則移置次第而名之為傳，并刊其用他書竄入者，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之義』為《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如『以順則逆』以下為《左氏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之言，遂以《孝經》為出於漢初《左氏傳》未盛行之前，且云『不知何世何人為之』。凡係先儒考《孝經》之異同如此。愚按：《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為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為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為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謂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為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為違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於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參見〔宋〕黃震：〈讀孝經〉，卷1，頁3。

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為今文，無有不善為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注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偽為〈閨門〉一章，文氣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光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為《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偽疑真，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sup>28</sup>

清代《四庫提要》云：

《孝經》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載，王劭、劉炫以來，即紛紛聚訟。至唐而劉知幾主古文，司馬貞主今文，其彼此駁議《唐會要》具載其詞。至今說經之家亦多遞相左右，然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間。<sup>29</sup>

又：

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要為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後儒遂以不類《繫辭》、《論語》繩之，亦有由矣。中間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始以開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從鄭；後以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要其文句小異，義理不殊，當以黃震之言為定。故今之所錄，惟取其詞達理明，有裨來學，不復以今文、古文區分門戶，徒釀水火之爭。蓋注經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勝之事也。<sup>30</sup>

如上黃震、宋濂、四庫館臣等從《孝經》作為「經世明道」之書的立場出發，表明《孝經》「特辭語微有不同」、「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間」，今古文並

<sup>28</sup> [清]朱彝尊著，游均晶、許維萍、黃智明點校：《點校補正經義考》第7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卷228，頁62。

<sup>29</sup> [清]四庫館臣：〈古文孝經指解提要〉，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2冊，頁85-86。

<sup>30</sup> 同上註，頁86。

無實質區別，提醒不必計較古來的學術分歧。如此反覆強調「今古文為一書」，正反襯出宋代以後伴隨疑經之風盛行，《孝經》呈現今古文及由此衍生《刊誤》、《定本》、《大義》等諸本林立的局面。<sup>31</sup>不管是尊今還是尊古，或是認為古今為一，甚至自創新本，寄予《孝經》的孝治目的大致相類。

然而此種針對《孝經》今古文的反覆討論，無疑發揮了更為清晰區分《孝經》今古文的功效。例如與黃震形成對照，清儒毛奇齡則是站在批判朱熹以己意刊改《孝經》的立場上，主張《孝經》今古為一書，<sup>32</sup>並為表達此意亦細述今古文字句的區別，在其撰《孝經問》云：

予謂古、今文原無二本，《古文尚書》其與《今文》異者，以增多五十八篇為《今文》所無有，故異耳。若兩家俱有，則二十八篇並無一字有差殊也。《孝經》亦然，其異者祇《古文》增多一章二十四字，《今文》無有，其他則經文並同。雖《古文》分為二十二章，《今文》分為十八章，……古文多「聞」字、「坐」字、「參」字、「子曰」字，今文多諸「也」字，……古文「女」、「辟」、「弟」、「豈」、「謹」、「弗」諸字，今文作「汝」、「避」、「悌」、「愷」、「慎」、「不」諸字……則意《藝文志》所云，「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者，非經文有異，而古字異也，劉向所謂古文字也。又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者，正指古人之字與讀也，字異句讀亦異也。若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則吳澄刪《孝經》亦云「古本一千八百零七字」，與譚所記不甚遠。其少有贏縮，或

<sup>31</sup> 繼朱熹刊改《古文孝經》之後，元代吳澄改今文著《孝經定本》，其他董鼎《孝經大義》、明代江元祚《孝經定本》、清代周春《中文孝經》等，皆是或宗今文、或宗古文。參見陳鐵凡：《孝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頁201-241。

<sup>32</sup> 四庫館臣評價毛奇齡《孝經問》云：「是編皆駁詰朱子《孝經刊誤》及吳澄《孝經定本》二書，設為門人張燧問，而奇齡答。凡十條：一曰《孝經》非偽書，二曰今文、古文無二本，三曰劉炫無偽造《孝經》事，四曰《孝經》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各經傳無據，六曰經不宜刪，七曰《孝經》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吳氏刪經無優劣，九曰閒居、侍坐，十曰朱氏極論改文之弊。」參見〔清〕四庫館臣：《孝經問提要》，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2冊，頁281。

彼此差訛，俱未可定。至如異者四百餘字，則斷是古字。若經文祇千餘字，而異者四百餘，則別一《孝經》，非古今文矣。<sup>33</sup>

上述毛奇齡是用與黃震所見相同的宋本今古文，雖然針對朱熹刊改《孝經》兩者是一個認同、一個批判，於今古文對照的立場是一致的。即便之後回傳清國的日傳《古文孝經孔傳》被當時清儒一邊倒地大加排斥，似乎在意的重點還是以經批傳，確認宋本古文之實。<sup>34</sup>僅看四庫館臣的評述便可了解其實：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舊本題「漢孔安國傳，日本信陽太宰純音」。據卷末乾隆丙申歙縣鮑廷博〈新刊跋〉，稱其友汪翼滄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國之長崎澳。核其紀歲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純〈序〉，稱「古書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頗多」。……其《傳》文雖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所引，亦頗相合。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並不類唐、宋、元以前人語。殆市舶流通，頗得中國書籍，有桀黠古文義者摭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為之，以自誇圖籍之富歟？<sup>35</sup>

如此看來，相關《孝經》今古文的評述，並非是盡然以內容遠近便可釋然的問題，宋明清儒執此議論，在各自門戶之見使然，即便現今學界，這樣的爭論依然未熄。<sup>36</sup>然而學術問題，畢竟佐以學術資證，才能愈辯愈明，參雜於學術的偏見，亦會引發反省使學術走向客觀。如今，學界對清儒以來認為「日傳《孝經》文本為日人偽作」的偏見已然逐漸辯析明瞭，日傳《孝經》諸種文本的學術價值，亦日趨獲得客觀持平的評價。<sup>37</sup>

<sup>33</sup> [清]毛奇齡：《孝經問》，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2冊，頁283-284。

<sup>34</sup> 陳以鳳：〈今本《古文孝經》孔傳成書問題考辨〉，《孝感學院學報》第29卷第5期（2009年9月），頁27-31。

<sup>35</sup> [清]四庫館臣：〈古文孝經孔氏傳提要〉，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2冊，頁2。

<sup>36</sup> 參見舒大剛針對胡平生相關研究的爭議。參考胡平生：〈日本《古文孝經孔傳》的真偽問題〉，收於《文史》編輯部編：《文史》第2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87-299；胡平生：《孝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0。舒大剛：〈論日本傳《古文孝經》決非隋唐之際由我國傳入〉，《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頁110-117。

<sup>37</sup> 參見[日]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東京：文求堂書店，1953年），頁49；曹景年：〈《古文四聲韻》所引「古孝經」字形考論〉，參見：[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2434](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2434)，瀏覽日期：2015年5月3日；[日]石川泰成：〈日



雖然如此說，陳陳相因與理解的慣性，往往會在最尋常處忽略問題。何謂「《孝經》的今文」？何謂「《孝經》的古文」？似無須過問的常識，且向來也是少被深問。面對宋代以後愈辯愈特徵清晰的「十八章《今文孝經》」與「二十二章《古文孝經》」，似已成為學者據以研究《孝經》各種議題的基本概念。即便針對日傳《孝經》今古文諸本的瞭解日趨客觀，在反覆指出所謂「今文」特徵、所謂「古文」特徵的過程中，反而是有意無意間強化了這就是「今文」、這就是「古文」的理解方式。

## (二) 在日本傳世文獻中所呈現的《孝經》今古文

姑且以學界理解的今文即注疏本與日傳古文（以仁治本《孔傳》為底本）作出比對如下：<sup>38</sup>

1. 注疏本「仲尼居，曾子侍」（《注疏》，頁 39），仁治本作「仲尼間居，曾子侍坐」（《仁治本》，無頁碼）；注疏本「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注疏》，頁 50），仁治本作「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仁治本》，無頁碼）；注疏本「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注疏》，頁 57），仁治本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仁治本》，無頁碼）；注疏本「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注疏》，頁 63），仁治本作「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仁治本》，無頁碼）；仁治本「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仁治本》，無頁碼），注疏本無此章文字；注疏本「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注疏》，頁 72），仁治本作「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仁治本》，無頁碼）。

上述諸條為日傳古文與宋本古文相同而與今文相異之處。除此之外，以下尚有日傳古文獨與宋本今文相異之處：

2. 注疏本「《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注疏》，頁 42），仁治本作「《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仁治本》，無頁碼）；注疏本「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注疏》，頁 39），仁治本作「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仁治本》，

本出土木簡・漆紙文書を用いた『論語』、『古文孝經孔氏伝』の隋唐テキストの復原），頁 110 等研究。

<sup>38</sup> 〔漢〕孔安國傳，〔日〕清原教隆校點：《仁治本古文孝經孔氏傳》（京都：便利堂，1939 年），卷子本無頁碼。

無頁碼)；注疏本「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注疏》，頁 51)，仁治本「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訓天下」(《仁治本》，無頁碼)；注疏本「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注疏》，頁 71)，仁治本作「其孰能訓民如此其大者乎」(《仁治本》，無頁碼)，述議「誰能教訓下民，使如此其大者乎」(《述議》，頁 177)；注疏本「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注疏》，頁 57)，仁治本作「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況於妻子乎」(《仁治本》，無頁碼)；注疏本「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注疏》，頁 59)，仁治本作「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仁治本》，無頁碼)；注疏本「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注疏》，頁 62)，仁治本作「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仁治本》，無頁碼)；注疏本「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注疏》，頁 47)，仁治本作「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仁治本》，無頁碼)；注疏本「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注疏》，頁 61)，仁治本作「是故親生毓之，以養父母曰嚴」(《仁治本》，無頁碼)；注疏本「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注疏》，頁 75)，仁治本作「必有先也，言有兄，必有長也」(《仁治本》，無頁碼)。

由以上比對，呈現上述第 2 部分的諸條與宋本古文相異，從而展現出日傳《古文孝經》自成體系，與中國宋代以後的宋本古文及今文《孝經》皆有不同。諸如古文「呂刑」與今文「甫刑」、「各以其職來助祭」與「各以其職來祭」、「以訓天下」與「以順天下」、「續莫大焉」與「續莫大焉」、「是故親生毓之，以養父母曰嚴」與「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與「不敢失於臣妾」、「言有兄，必有長也」與「言有兄也」等，已經一定程度成為清代以來《孝經》今古文對照的基本指標，同時亦能由此發現宋本古文諸本受到當時今文影響的痕跡。<sup>39</sup>儘管清代太宰純校訂

<sup>39</sup> 其他，司馬光《指解》可見「親生之膝下」下有司馬光解云「膝或作育」；「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下有司馬光解云「續或作續」(〔宋〕司馬光指解，〔宋〕范祖禹說：《古文孝經指解》，頁 95)。按：司馬光撰著《指解》所取底本為「祕閣所藏古文」，且云「今祕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然於此二處經文《指解》未取古文作「育」、「續」，而從「鄭氏、明皇」本作「膝」、「續」，蓋因《漢書·藝文志》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719)，亦即司馬光以《藝文志》所云諸家稱

的《孔傳》回傳清國一段時期引發諸多的排斥和爭論，然而作為區別《孝經》今古文的指標，實際上並未將日傳古文體系排除在外，莫若說上述的區別，更為加強了對《孝經》今古文各自特徵的理解，直至今日。

### 三、敦煌吐魯番本《孝經》所見今古文

這樣的狀況在 20 世紀初伴隨敦煌吐魯番文獻的發現以及研究的深入，開始出現鬆動現象。陳鐵凡先生首先注意到，在中唐以前並未受到中原政治文化影響的敦煌吐魯番地區出土《孝經》諸本中，二十二章的《孔傳》曾作為梁隋至唐開元年間官學用本，相對於十八章的《鄭注》在敦煌吐魯番的廣泛流傳，卻不見一本《古文孝經》留存於敦煌吐魯番寫卷。<sup>40</sup>

還有學者注意到，敦煌本《孝經》中，實際不乏留有《古文孝經》字讀的現象。林秀一先生指出 P.3382「故至天子以下至於庶人」，與古文本的經文一致，今文作「故至天子至於庶人」。<sup>41</sup>李德超先生據《敦煌本孝經類纂》諸本對此亦有校勘明示，另有其它指示諸條，引述如下：

1. 今文「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P.2545、P.3369、P.3372、P.3416、P.3698、S.1386 兩句俱無「也」字，如古文（按：無「也」者，李氏其它由敦煌諸本另有指出 22 處，此從略）。
2. 今文「甫刑」，S.728 作「呂刑」，P.3698 作「呂形」，如《古文孝經孔氏傳》作「呂刑」。
3. 今文「故自天子至於庶人」，S.6177 與 P.3378 綴合卷作「故自天子以下至庶於人」，《古文孝經》宋本有「以下」二字。
4. 今文「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P.3369、P.3382、P.3416、P.2614+P.3428 俱作「不敢失於臣妾之心」，同於《古文指解》及《古文孝經孔氏傳》。
5. 今文「祭則鬼享之」，S.728 作「祭則思享之」，如古文。
6. 今文「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P.3369、P.3830、S.728 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俱如古文。

古文所不安者而不從古文，是為《指解》受今文影響之例證。

<sup>40</sup> 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卷首，解題。

<sup>41</sup> [日]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考》，收於[日]林秀一：《孝經學論集》，頁 32-48。

7. 今文「各以其職來祭」，P.2545、P.2715、P.3372、P.3369、P.3416、P.3698、P.3830、S.728、S.1316 俱作「各以其職來助祭」，《古文孝經孔氏傳》、《古文孝經》宋本及《古文孝經指解》有「助」字。
8. 今文「其順民如此其大者乎」，P.3398 作「順人」，《古文孝經孔氏傳》作「順民」。<sup>42</sup>

新近朱玉麒先生亦有指出一點，吐魯番發現的 97TSYM1:12p《孝經義》，其中引用的《孝經》原文有「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字樣，而向來只有日傳《孔傳》本作「訓」字，並注「訓，教也」，<sup>43</sup>與今文、宋本古文及《孝經刊誤》皆作「順」相異。朱先生就此指出《孝經義》的發現，為向來只有孤證的《孔傳》作偶。<sup>44</sup>

那麼依據上述學者的指摘，在全無〈閨門章〉文字且絕大多數為十八章《鄭氏解》的敦煌吐魯番諸本《孝經》中，何以存在與傳世《古文孝經》諸本特徵一致的「古文」呢？要探究明瞭這一現象，則有必要針對敦煌吐魯番《孝經》諸本與傳世今文及宋本古文、日傳古文整體作出綜合比對。以下底本參用注疏本，敦煌吐魯番本用前揭「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相關寫卷一覽表」所列卷號；<sup>45</sup>宋本古文用指解本、大足本，日傳古文用仁治

<sup>42</sup> 李德超：〈敦煌本孝經校讐〉，收於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漢學研究中心協辦：《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年），頁101-122。

<sup>43</sup> 〔漢〕孔安國傳，〔日〕太宰純音：《古文孝經孔氏傳》，頁7。

<sup>44</sup> 朱玉麒：〈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收於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等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3-56；後收於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研究論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58-173。

<sup>45</sup> 本文參用敦煌吐魯番卷本參照：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的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析，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收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特刊》第3號（北京：中國科學院，1954年）；陳國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第1-3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錄本）》第1-3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為閱讀之便，本文相

本，其他日傳古文本參用阿部隆一：《古文孝經舊鈔本の研究（資料篇）》。對校用資料還有參見陳鐵凡：《敦煌本孝經類纂》；張涌泉主編，許建平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4冊（略為《經部合集》）；李德超：〈敦煌本孝經校讐〉；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略為《述議》）等。

### （一）從章名顯現的特徵

1. 注疏本全文分作十八章；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日傳古文諸本，俱分作二十二章；敦煌吐魯番本除缺損不可辨識者俱分作十八章；72TAM169:26 (a) 無章名且各章銜接書寫。
2. 注疏本各章有章名；日傳古文諸本各章亦有章名；敦煌吐魯番諸本除不可辨識者及後揭二種之外，俱有章名；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土地廟本敦研：0366、72TAM169:26 (a)，俱無章名。
3. 敦煌吐魯番本存章名而與注疏本有異者：注疏本〈士章〉，P.3698、P.3428、P.3416、P.2545、P.3372、P.3274、S.1386、P.3369、S.728、P.3830 作〈士人章〉，P.3378+P.6177 作〈士仁章〉，S.9956 作〈士行孝章〉；注疏本〈庶人章〉，P.3416C、P.2545、P.3372、S.1386、P.3369、S.728、P.3830、S.5545 同作〈庶人章〉，S.9956 作〈庶人行孝章〉；此本其他還存〈三才行孝章〉、〈士行孝章〉，S.6165 存〈廣揚名行孝章〉。

從以上對照來看，可以瞭解敦研：0366 為北朝《孝經》版本，不標章名但分章明確，殘存卷相當於注疏本的〈感應〉、〈事君〉、〈喪親〉三章經文，不能清楚必為十八章本。吐魯番出土 72TAM169:26 (a) 被認為是《鄭氏解》的北朝版本，<sup>46</sup>由於不標章名、各章銜接書寫，亦不能清楚必為十八章本。然而從經文章序來看，可見殘卷與相當於注疏本的〈士〉、〈庶人〉、〈三才〉、〈孝治〉、〈聖治〉各章文字雷同。從內容來看，並無宋本古文或《孔傳》作為分章標示的四處「子曰」字樣，亦即無相當於古文「子曰：『因天之道，……』」（《指解》，頁 92；《孔傳》，頁 10；《校釋》，頁 23）、「子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孔傳》，頁 10）、「子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孔傳》，頁 1；《校釋》，頁 23）、「子曰：『父子之道，

關上述諸本之引用文徵引來源，一併從略。

<sup>46</sup>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錄本）》第1冊，頁 230-233。董永強：〈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經》習俗考論〉，頁 15-21。

天性，……』」（《指解》，頁 95；《孔傳》，頁 12；《校釋》，頁 23）各句首的「子曰」字樣。此本不標章名特徵與古文宋本、指解本、大足本同，但古文宋本、指解本、大足本雖無章名，卻似乎為了標示分章而較注疏本多出以上各處「子曰」字樣（按：上述諸本因分章有異而有「子曰」字樣之處不盡相同），日傳古文諸本各章俱標章名，章首皆有「子曰」字樣，蓋如朱熹指摘「子曰」字樣乃為分章而隨機加入的分段標誌。

按：《孝經》章名的由來，據《孝經注疏》云：

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後倉、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sup>47</sup>

從這段記述來看，《孝經》漢代版本雖分章不同，但本來沒有章名，荀昶所處的東晉《孝經》仍沒有章名。實際考察兩漢魏晉史書，言及《孝經》之處亦都以章次或內容而稱，並不見有提及章名之處。如，《漢書·匡衡傳》所載元帝時期匡衡的上奏文之言：「《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sup>48</sup>又，《南史·王儉傳》記載：「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說：『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sup>49</sup>邢昺疏云梁代始見皇侃據《援神契》加上〈天子〉至〈庶人〉五章的章名，而皇侃《孝經義疏》又有「〈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的語句，<sup>50</sup>則可知皇侃時，《孝經》各章都已經加上了章名。按：《周禮·春官》賈公彥疏有「《孝經援神契》敢問章」云云，<sup>51</sup>《周禮·秋官大司寇》注引《孝經說》「刑者」二句疏說「《孝經援神契》

<sup>47</sup> [唐]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頁 38。

<sup>48</sup> [漢]班固撰：《漢書》，頁 3339。

<sup>49</sup> [唐]李延壽撰：《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 593。

<sup>50</sup> [唐]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頁 38。

<sup>51</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於[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 837。

五刑章」云云，<sup>52</sup>可知《孝經》章名是援於《緯書》。<sup>53</sup>敦研：0366「和平二年孝經本」作於北魏，並不見章名，這證明邢昺稱《孝經》章名始於梁武帝時代的皇侃之時是可信的。梁武帝時代，《孔傳》與《鄭注》並立國學，對《孝經》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推測標明《孝經》的全體章名始於其時，而最終改定於唐代的《御注孝經》。敦煌吐魯番本《孝經》各卷，大致寫於唐至五代，而其中十之八九是《鄭注孝經》，章名中，如多將〈士章〉作〈士人章〉或〈士仁章〉、〈士行孝章〉，還有諸如〈庶人行孝章〉、〈三才行孝章〉、〈廣揚名孝行章〉等，這些可能都是在《御注》統一章名之前，在不同版本被用過的章名。或因為西北邊陲《御注》傳入而《鄭注》依然傳播廣泛，章名不同者仍有留存。

由此可以瞭解「有無章名」的特徵，可以作為區分敦煌吐魯番《孝經》為隋唐以前或之後版本的重要特徵。

## （二）六朝本的特徵

1. 注疏本「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注疏》，頁 39），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同此；敦煌本 P.2545、S.1386、P.3274、P.3698、P.3372 亦作「以順天下」；日傳古文仁治本等作「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仁治本》，無頁碼），《述議》解云「古先聖王，有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此道德，訓化天下之民」（《述議》，頁 209）；吐魯番本 97TSYM1:12p《孝經義》作「以訓天下」，按：此本抄寫大致相當於北魏、宋、齊年間。

其他注疏本作「順」而諸本有異者還可見兩條：

2. 注疏本「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注疏》，頁 51），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同此；敦煌本 P.3369、S.728、P.3830、P.3372、P.2545、S.1386、P.2674+P.3428 亦作「以順天下」；仁治本作「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訓天下」（《仁治本》，無頁碼），《述議》解云「故先王法則天之明道，因循地之宜利，制為要道至德，用以訓教天下」（《述議》，頁 253）；吐魯番本 72TAM169:26（a）古寫本《孝經》作「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訓天下」。

<sup>52</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867。

<sup>53</sup> 相關《孝經》章名由來，參見莊兵：〈《孝經·閨門章》考——兼論前漢中後期《孝經》解釋學的思想傾向〉，頁 349-350。

3. 注疏本「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注疏》，頁 71)；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同此；敦煌本 P.3416C、S.1386、P.3369、S.728、Дх.00838、S.6165、S.12911 亦同此；而敦煌本 P.3698 作「其孰能訓民如此其大者乎」，S.728 作「其孰能訓順人而此其大者乎」，「訓」下有「順」；仁治本作「其孰能訓民如此其大者乎」(《仁治本》，無頁碼)，《述議》解云「誰能教訓下民，使如此其大者乎」(《述議》，頁 177)。

由以上三條對照可以發現，敦煌吐魯番諸本中，既有與宋代今古文注疏本、指解本同作「順」的版本，亦有與日傳古文諸本同作「訓」的版本，如 S.728 作「訓」，其下又有一「順」字，《經部合集》認為是「訓順必衍一字」，<sup>54</sup>從其它本亦有作「訓」字來看，或許是聽者書寫至此想到不同版本，從而拿捏不準，遂將「訓、順」兩字都寫下來。

還可發現作「訓」字的各寫卷，吐魯番本 97TSYM1:12p、72TAM169:26 (a) 為六朝本。P.3698 存有〈鄭氏序〉，《經部合集》定此本抄寫下限於五代的 939 年；S.728 《經部合集》定此卷抄寫下限亦在 939 年。<sup>55</sup>李德超先生指出此兩卷均衍「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十四字，故「疑彼此間傳抄所致，或系出自同一祖本」。<sup>56</sup>又 97TSYM1:12p 存〈孝經義序〉，與 P.3698 〈鄭氏序〉內容不同但觀點類似，朱玉麒先生指出 97TSYM1:12p 存「〈孝經義序〉在行文上對鄭氏〈孝經序〉作了刪繁就簡的處理」。<sup>57</sup>綜合來看，作「訓」字的各寫卷明顯並非同一體系，但彼此之間卻存在彼此承接關係，祖本指向六朝時期流傳最廣的《孝經鄭氏解》。

4. 注疏本「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注疏》，頁 50)；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同此；敦煌諸本俱作「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吐魯番本 72TAM169:26 (a) 作「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按：注疏本及古文諸本無「己」字，而可見章名的敦煌吐魯番諸本俱有「己」，無章名的吐魯番本無「己」字，與注疏本此處經文相同。清代以來學者多指玄宗《御注》有刪〈庶人章〉經文「己」字，嚴可均輯佚《鄭注》校對經文至此云：「明皇本無『己』」

<sup>54</sup> 張涌泉主編，許建平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915。

<sup>55</sup> 同上註，頁 1886。

<sup>56</sup> 李德超：〈敦煌本孝經校讐〉，頁 117。

<sup>57</sup> 朱玉麒：〈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頁 9。



字，蓋臆刪耳。據鄭注『患難不及其身』，身即己也。《正義》引劉瓛云『而患行孝不及己者』，又云『何患不及己者哉』，則經文元有『己』字。<sup>58</sup>學者據此支持嚴說，研判玄宗刪經文「己」字幾成定案。<sup>59</sup>然而吐魯番本 72TAM169:26 (a) 無「己」字，P.3274 還見存六朝學者解此處經文之語：「謝萬云：『行孝之事無終始，恆患不及，戰戰兢兢，日夜不怠解矣，未之有者，歎少之辭也。』」謝安云：『既不全其始，又不能保其終，此無終始。終始，患之所不及。』」則謝萬、謝安注對應的經文，似無「己」字，《御注》作「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注疏》，頁 50），未必無所本。按：〈玄宗序〉云「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注疏》，頁 35），《邢疏》云「言近且百家，目其多也。案其人，今文則有……吳韋昭、謝萬、徐整，……各擅為一家也」（《注疏》，頁 35），可見謝萬注在其中；又〈五刑章〉玄宗注「罪之大者，莫過不孝」（《注疏》，頁 67），《邢疏》云「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注疏》，頁 67），則謝安注亦為玄宗撰制《御注》參用注解之一。如此看來《御注》似自有經文的來源，非清儒及現今學者所認同的此處為玄宗改經。

與此狀況相類似，以下還可見三處：

5. 注疏本「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注疏》，頁 57），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同此；敦煌諸本俱作「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吐魯番本 72TAM169:26 (a) 作「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與注疏本同。
6. 注疏本「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注疏》，頁 59），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日傳古文、敦煌諸本均作「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指解》，頁 95；〈校釋〉，頁 23；《仁治本》，無頁碼；《孔傳》，頁 12）；吐魯番本 72TAM169:26 (a) 作「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與注疏本同。
7. 注疏本「天地之性人為貴」（《注疏》，頁 59）；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日傳古文均同此；敦煌諸本作「天地之性人最為貴」；敦煌本

<sup>58</sup> [清]嚴可均：《孝經鄭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4。

<sup>59</sup> 張涌泉主編，許建平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4冊，頁1942；陳壁生：〈明皇改經與《孝經》學的轉折〉，《中國哲學史》2012年第2期，頁50。

P.3369、吐魯番本 72TAM169:26 (a) 作「天地之性人為貴」，與注疏本同。

由以上來看，72TAM169:26 (a) 作為六朝本《孝經》，卻多顯現出《御注》才有的特徵。此本為高昌將軍張孝章隨葬「衣物疏」中所條列之「一卷《孝經》」，其性質實際上屬於一種「官方公文」。<sup>60</sup>此本與敦煌《鄭注》體系多為學郎書寫的文本有特徵性的不同，似乎顯現「官方文本」與「民間文本」性格上的差異。這一方面顯示玄宗撰制《御注》之際蓋有參用此體系的文本，另一方面顯示此本某種程度自成體系。如以下兩條：

8. 注疏本作「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注疏》，頁 52）；宋本古文、日傳古文均同此；敦煌本 P.3372、P.3416、S.5821、P.3830、P.2674 + P.3428、S.728、P.3372、P.3416、P.3369、S.1386、P.3698、P.2545 作「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敦煌本 P.3382、吐魯番本 72TAM169:26 (a) 作「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穆」。

9. 注疏本作「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注疏》，頁 52）；宋本古文、日傳古文均同此；敦煌本 P.372、P.3416、P.3830、P.2674 + P.3428、S.728、P.3372、P.3416、P.3369、S.1386、P.3698、P.2545 作「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敦煌本 P.3382、吐魯番本 72TAM169:26 (a) 作「先王見教之可以化天下」。

則顯現出 72TAM169:26 (a) 與注疏本、宋本古文、日傳古文、唐代以後敦煌諸本所不同的獨具特徵。

10. 注疏本「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注疏》，頁 75）；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均同此；敦煌諸本亦均作「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日傳古文仁治本作「必有先也，言有兄，必有長」（《仁治本》，無頁碼）。土地廟本敦研：0366 作「（按：前缺）兄，必有長」，與日傳古文同。按：敦煌文獻出土之前，「必有長」三字無任何互見本，學者多認為是衍文。然敦研：0366 可見

<sup>60</sup> 據董永強考察明確，高昌古墓出土陪葬品清單「衣物疏」中，有陪葬《孝經》習俗，此俗因襲於漢魏中原地區的喪葬習俗。其中發現列有《孝經》的「衣物疏」或稱「移文」，是古代各衙署之間，同級官員之間正式使用的一種平行文書。其論文還有指出，高昌國麴堅（531-548 在位）時《孝經》傳入高昌國，當時「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語，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參見董永強：〈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經》習俗考論〉，頁 16、17、18。

此三字，《述議》此處解云「又覆述長幼順之事。故雖貴為天子，必有所遵崇也，言其有父故也；必有所推先也，言其有兄故也；推父兄之道，以接待群臣，使之長幼順敘也」（《述議》，頁 271），則「推父兄……長幼順敘也」似解「必有長」，則敦研：0366 此處獨與古文同。

另外，敦研：0366 此本另有一處，獨與今文同者：

11. 注疏本「故上下能相親也」（《注疏》，頁 77）；日傳古文同此，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作「故上下能相親」（《仁治本》，無頁碼；《指解》，頁 100；〈校釋〉，頁 24）；敦煌諸本均作「故上下治，能相親」，似為當時通行的經文內容。然敦研：0366 作「故上下能相親」，與注疏本同。

由此可以發現，諸如敦研：0366、97TSYM1:12p、72TAM169:26 (a) 等北朝諸本，其中一些特徵諸如「以訓天下」、「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天地之性人為貴」、「必有長」，並非為唐代以後的敦煌吐魯番本共通顯現的特徵，反而會赫然顯現於唐宋以後的今古文特徵中。

### （三）唐五代本的特徵

由於敦煌吐魯番本大多為殘卷，且少有標示抄寫年代，判定寫卷抄寫的具體時間有困難。然而由於寫卷中多存避諱唐代諸帝名號的「借字」、「缺筆」現象，對研判寫卷的大致年代則成為可能。實際上，從《經部合集》針對敦煌本各卷所作〈題解〉，已能大致明瞭各卷多為唐代至五代抄本。<sup>61</sup>

1. 注疏本「父母生之，績莫大焉」（《注疏》，頁 62）；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同此；日傳古文均作「父母生之，績莫大焉」（《仁治本》，無頁碼；《孔傳》，頁 12）；敦煌吐魯番諸本均作「績」，唯日傳古文作「績」。按：《孔傳》作「績，功也」（《孔傳》，頁 12），《述議》解云「母生之養之以至於長大，其功績無有大此者焉」（《述議》，頁 126），則為《孔傳》獨有之論。
2. 注疏本「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注疏》，頁 57）；日傳古文同此；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均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指

<sup>61</sup> 張涌泉主編，許建平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4 冊，頁 1884-1890、1924-1926、1961-1962、1976、1987-1988。

- 解》，頁 94；〈校釋〉，頁 23）；敦煌吐魯番諸本與宋本古文同。不知玄宗《御注》從何本增「也」字，蓋日傳古文從之以增「也」。
3. 注疏本「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注疏》，頁 63）；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均作「雖得之，君子所不貴」（《指解》，頁 96；〈校釋〉，頁 23）；P.2715 作「雖得之，君子不貴」，P.3372、S.1386 作「雖得（P.3416 誤作「德」）之，君子所不貴也」，其他敦煌吐魯番諸本均作「雖得（P.2545、P.3830 誤作「德」）之，君子所不貴」，則敦煌吐魯番諸本已未定是否添削「也」字。日傳古文作「雖得志，君子弗從也」（《仁治本》，無頁碼），按：《述議》云「此得志者，即上以訓之人也」（《述議》，頁 135），日傳開元本《御注》作「雖得志之，君子不貴」（《開元御注》，頁 16），似從《孔傳》而增「志」字；至天寶本《御注》改為「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注疏》，頁 63），似亦折中諸本而成。
  4. 注疏本「《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注疏》，頁 42），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同此；日傳古文均作「呂刑」（《仁治本》，無頁碼；《孔傳》，頁 8）；敦煌吐魯番本 P.3372、P.2545、S.10060、S.1386、P.3369、P.3372、P.3428、S.6177 作「甫刑」，P.3416 作「甫形」，P.3698、S.728 作「呂形」，則宋本今古文此處分見於敦煌吐魯番諸本。
  5. 注疏本「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注疏》，頁 77）；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同此；日傳古文作「忠心藏之」（《仁治本》，無頁碼；《孔傳》，頁 17）；敦煌吐魯番本 P.2715、P.2746 作「中心藏之」，P.3698、S.1386、P.3416、敦研：0366、S.728、S.707、P.2674+P.3428、P.3416、Дx.00838 作「忠心藏之」，則宋本今古文此處分見於敦煌吐魯番諸本。
  6. 注疏本「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注疏》，頁 72）；日傳古文作「從父之命，又安得為孝子乎」（《仁治本》，無頁碼；《孔傳》，頁 17）；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均作「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指解》，頁 99；〈校釋〉，頁 24）；敦煌吐魯番諸本 P.2674+P.3428、P.2715、P.3416、P.3698、S.707、S.1386 作「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P.2746 作「從父之令，有焉得為孝乎」，Дx.00838 作「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則宋本今古文此處分見於敦煌吐魯番諸本。
  7. 注疏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注疏》，頁 76）；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同此；日傳古文作「自東自西」（《仁治本》，無頁碼；《孔傳》，頁 15）；敦煌吐魯番本均作「自東自西」，古文同此。

8. 注疏本「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注疏》，頁 71）；宋本古文、日傳古文均同此；敦煌本吐魯番本均作「居家理，治可移於官」，P.2374 此處疏解云「居家修理，則為治之法，可移於官。一讀云：居家理治，治屬上句；故者，連上之辭」，則有一種經文讀法，似有「故」字。《經典釋文》云「居家理故治絕句」，<sup>62</sup>則似還可讀成「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則注疏本有「故」字，亦有所本。
9. 注疏本「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注疏》，頁 50）；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作「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指解》，頁 93；〈校釋〉，頁 23）；日傳古文作「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仁治本》，無頁碼；《孔傳》，頁 10）；敦煌本 S.6177+P.3378、72TAM169:26 (a) 作「故自天子以下至庶於人」，P.3372、P.3416、S.1386、S.5545、P.3274、P.2674+P.3428、S.728、P.3698、P.2545 作「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則宋本今古文此處，亦混然分見於敦煌吐魯番諸本。
10. 注疏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注疏》，頁 39），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作「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指解》，頁 90；〈校釋〉，頁 22）；日傳古文作「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仁治本》，無頁碼；《孔傳》，頁 7）；敦煌本 P.2545、P.3369、P.3372、P.3416、P.3698、S.1386、S.3372、72TAM169:26 (a) 作「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與宋本古文為近。李德超由敦煌諸本另有指出 22 處無「也」字條，今文相應 22 處均有「也」字。
11. 注疏本「故得人之懽心」（《注疏》，頁 57），宋本古文指解本、大足本同此；日傳古文作「故得人之歡心」（《仁治本》，無頁碼；《孔傳》，頁 7）；敦煌本 P.3382、P.3416、P.3830、P.3274、P.2674+P.3428、P.2715、S.728、S.3372、P.3369、S.1386、P.3698、P.2545 作「故得人之歡心」，與日傳本為近；吐魯番諸本殘缺，但《經典釋文》云「歡字亦作懽」，<sup>63</sup>則注疏本似亦有所本者。

由以上敦煌吐魯番諸本與傳世今古文諸本比對，所呈現的狀況是宋代以後被認為「今文」字句或「古文」字句，大都混在於敦煌吐魯番諸本之中。總體而言，諸如「天地之性，人為最貴」、「不失於臣妾之心」、「必有

<sup>62</sup> [唐]陸德明撰，黃焯斷句：《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 343。

<sup>63</sup> 同上註，頁 342。

先也，言有兄也」、「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君子所不貴」、「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各以其職來助祭」、「故上下治，能相親」、「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自東自西」等特徵表述，為敦煌吐魯番諸本共通，大致可以作為某種較為代表版本（亦即《鄭注》）的特徵，這亦可從 Peald7a、Peald7d、Peald7k(2)、Peald7m、Peald7o、Peald7r、Peald11a、Peald11d《孝經》策問卷獲得一些啟發。學者指出前揭 8 號 8 件俱為「考試時學生所答策《孝經》題的問卷」，所祖版本為《鄭注》，則可以明確在唐代西州官學仍是用《鄭注》而不是中土的《御注》，從而可以一定程度了解何以《鄭注》廣為流傳的原因。<sup>64</sup>

而「先王見教之可以化天下」、「遵之以禮樂而民和穆」等，還有諸如「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訓天下」、「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天地之性人為貴」、「必有先也，言有兄，必有長」、「故上下能相親」等，雖然多見於唐代《御注》等今文，卻是六朝《孝經》明顯有別於唐代以後敦煌吐魯番本的特徵。

而且分別見於宋本今文、古文的字句，往往並存於敦煌吐魯番諸本中，僅取六朝本 72TAM169:26 (a) 及唐代本 P.3698 為例：72TAM169:26 (a)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訓天下」、「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天地之性人為貴」、「必有先也，言有兄，必有長」、「故上下能相親」、「先王見教之可以化天下」諸句，可見於宋本今文注疏本；同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呂形》云」、「故得人之歡心」、「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以及諸如「父母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等多無「也」字的特徵，又是宋本古文、日傳古文多見之特徵。

P.3698 首存〈鄭氏序〉可知為《鄭注》，其中「仲尼居，曾子侍」、「復坐，吾語汝」、「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然後能保其祿位」諸句，可見於宋本今文注疏本；同時「《呂形》云」、「各以其職來助祭」、「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孰能訓人如此其大者乎」、「自東自西」、「忠心藏之」、「君子所不貴」、以及諸如「父母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等多無「也」字的特徵，同樣又是宋本古文、日傳古文多見之特徵。

<sup>64</sup> 劉波：〈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吐魯番文書唐寫本經義策殘卷之整理與研究〉，頁 10-28。

若以新發現劉炫《孝經述議》為隋唐古文，則《古文孝經》二十二章的存在一定程度可以確定，諸如「臣妾之心」、「各以其職來助祭」、「呂刑」、「自東自西」、「以訓天下」等，並見於敦煌吐魯番本且大都被認為是《鄭注》諸本中，何以出現如此大量的「古文現象」？那麼所謂十八章《鄭注》到底算是今文，還是古文？針對這一似乎無須過問的問題，至此則需要利用上述文本考察結果，結合史書傳記所述，接下來重新作出梳理確認。

#### 四、重新考察《孝經》今古文的含義及版本流傳

宋代黃震對《孝經》今古文流傳過程所作出的體系清晰的記述，亦即今文體系的流傳狀況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鄭康成諸儒主今文」、「明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古文體系的流傳狀況為：「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孔安國、馬融主古文」、「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被之後的學者常常引述。《孝經》諸本的流傳，真如此簡明清晰？最為成問題者，所謂「鄭康成諸儒主今文」的說法，與前面考察敦煌吐魯番本《鄭注》所顯現的「古文特徵」有諸多不合，則所謂「《鄭注》為今文」的說法從何而來，有必要針對史書傳記的記述做一番梳理。

##### （一）宋代今古文的含義

宋代最早對《孝經》今古文有接觸並關注古文的整理者是司馬光。若考察司馬光對秘閣所藏《孝經》諸本整理之際所持今古文理解，〈古文孝經指解序〉有云：

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是為今文。及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故古文排根，不得列於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蠱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為定。……今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案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sup>65</sup>

<sup>65</sup> [宋]司馬光指解，[宋]范祖禹說：《古文孝經指解》，頁88。

司馬光上述指出祕閣所藏用古文字書寫的「古文經」並非漢代真古文字《孝經》，因為司馬光認為漢代孔安國傳《古文孝經》是用隸書而沒必要用人們不懂的古文。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原是「好事者」把真正的漢代隸書《古文孝經》改成古文字的。

從司馬光這樣的理解，可以察覺他是以內容而非以文字區別《孝經》今古文的。如此，云「古文始出」連帶標示「凡二十二章」則甚為必要，言「《孝經》十八章……是為今文」，「今文」連帶提示「十八章」也就必要了，因為兩者都是隸書文體，則以「十八章今文」表述，可以由此清楚地區別於古文。而且司馬光的本意從「孔、鄭二家」、「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等表述來看，實際並未以今古文分立為模式。從所云「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為定」的表述，亦能察覺司馬光認為《今文孝經》的認定是自玄宗《御注》十八章開始的。這一點從范祖禹云「《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同出於孔氏壁中，歷世諸儒疑眩莫能明，故不列於學官。今文十八章，自唐明皇為之注，遂行於世。二書雖大同而小異，然得其真者古文也」的表述，<sup>66</sup>更為明確。由此可知司馬光、范祖禹等提倡古文的學者，為了表明古文優於今文，而把當時非必以「今文」稱呼的隸書（或楷書）《孝經》，因為以隸書（楷書）書寫的《古文孝經》而特別分別附加上「十八章」及「二十二章」的標示。

這樣相對還算準確的表述，在宋代晁公武（1105-1180）撰《郡齋讀書志》「溫公《古文孝經指解》一卷。右古文二十二章，與《尚書》同出於壁中，蓋孔惠所藏者，與顏芝十八章大較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閨門〉一章，不同者四百餘字。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為定，故世不大傳，獨有孔安國注，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推此言之，未必非真也。皇朝司馬文正公為之指解」，<sup>67</sup>及宋代陳振孫（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古文孝經指解》一卷司馬光撰。按《唐志》、《孝經》二十七家，今溫公序言祕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古文有經無傳，以隸體寫之，而為之指解，仁宗朝表上之」等記述，<sup>68</sup>還能保持理解上的一貫準確，最主要是並無稱「古文」而非連帶稱「今文」的字樣。

<sup>66</sup> [宋]司馬光指解，[宋]范祖禹說：《古文孝經指解》，頁89。

<sup>67</sup>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28。

<sup>68</sup>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然而，至南宋朱熹（1130-1200）宗宋代古文刊誤《孝經》經文，藉以表達其重現孔曾原始「真經」的立場之際，千年傳承的文本演變仿佛消失在朱熹筆下，宋代今古文直接成為朱熹筆下古今一貫的今古文，其於《刊誤》中頻繁提示「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故今文連下二章為一章。……此語當依古文……」、「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為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當以古文為正，……當以今文為正」，<sup>69</sup>卻完全不提示此古文為司馬光《指解》本，今文為《注疏》本。如此在宋代文本環境，透過刊誤而直達孔曾真經，則所謂的「古文」或所謂的「今文」，在跨越的時空中就這樣覆蓋至整個《孝經》學史層面。

那麼，作為南宋朱子學主要傳人之一的黃震，在朱熹《刊誤》的基礎上敘述今文體系的流傳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鄭康成諸儒主今文」、「明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古文體系的流傳狀況為「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孔安國、馬融主古文」、「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亦即有如此相關《孝經》今古文流傳過程「體系清晰」的記述，就順理成章了。所謂「鄭康成諸儒主今文」的說法形成的原委，由此亦大略可知。

當然還有可能出自概念傳承的混淆所致。司馬光在宋代《孝經》的今文、古文俱為隸書乃至楷書書寫的狀況下，附帶「十八章」與「二十二章」的特徵表述自有其必要。然而當「今文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的原本特定宋代文本範疇的表述，在不斷重複、不甚察覺間被以「十八章今文」、「二十二章古文」的泛化表述模糊化，於是「今文」本來限定於《御注》範疇的含義，逐漸因「十八章」特徵而使「今文」的範疇擴展向其他十八章文本，於是產生「十八章則今文」的混淆。前述宋濂「《孝經》……為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為之注」、四庫館臣「開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從鄭」等敘述，可見此類混淆理解。

其實《唐會要》還有留存唐玄宗令諸儒質定當時官學《孔傳》和《鄭注》優劣的詔書，其文云「開元七年三月一日敕：《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旨趣，頗多踳駁；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

年)，頁 70。

<sup>69</sup> [宋]朱熹：《孝經刊誤》，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2 冊，頁 106 上-107 下。

復何所適。宜令諸儒並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其月六日。詔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頃已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一說，能無短長？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若將理等，亦可並行。<sup>70</sup>其中明確表達《孝經》「有古文本孔、鄭註」，這說明在唐代的官方理解中，《孔傳》是古文，《鄭注》也是古文。由此可以豁然明白，何以敦煌吐魯番文本中的《鄭注》經文中參雜著大量的所謂「古文」現象。

那麼還要追問一下，唐代以《鄭注》為古文的理解，是否名副其實呢？

## （二）漢唐《孝經》今古文的本義

《孝經》成書於何世何時，歷來學者說法不一。<sup>71</sup>不過，就各種文獻記載來看，大致可知其書乃是逃過秦始皇焚書得以流傳漢代的。以其成書於焚書之前，其原本或為先秦六國古文寫成。漢初獎勵獻書，《孝經》始得以流傳開來，因傳播的途徑不同，或今文或古文，則殊途分歧。所謂「古文」、「今文」在前漢時期的意義，主要是以文字為論，「古文」者，指六國用過的古文字，比如籀文、大篆、小篆之類，《史記》多次提到「《詩》、《書》古文」、「《春秋》古文」、「《古文尚書》」、「孔氏古文」等，都是指用這類的先秦古文字寫成的經書。至漢武帝時期，古文經籍從民間相繼被發現獻上朝廷，但並未設立於學官，而是大部分被收藏在前漢祕府，這是因為武帝朝廷已經設立了儒學的「今文五經」。「今文」是指隸書，是漢代官方所採用的文字，今文五經都是朝廷經學博士用隸書寫定並教授於國學的經籍。《孝經》的隸書本與古文本，實際在前漢朝廷祕府皆有收藏同時，在官方《孝經》與民間《孝經》亦有各種傳播。

《漢書·藝文志》著錄「《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及「《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並記述云：「《孝經》者，

<sup>70</sup> [宋]王溥撰：〈貢舉下〉，收於[宋]王溥撰：《唐會要》，卷36，頁1405。

<sup>71</sup> 關於《孝經》的作者問題，古今說法不一，有孔子作（班固說）、曾子作（司馬遷說）、曾子後學作（朱熹說）、孔子後學七十子作（司馬光說）、子思作（王應麟說）、孟子門徒作（王正己說）、漢儒偽作（姚際恆說）等不同說法。筆者曾針對前人研究以及出土文獻等的考察，推論《孝經》成立「不會比《呂氏春秋》成書更早」，根據「孔鮒藏匿《孝經》，項羽妾墓發掘出《孝經》」等證實該書於秦末張楚之際已經存在，從而認為《孝經》成書於秦代儒生之手。參見莊兵：〈孝經の成立とその契機〉，《日本中国學會報》第54集（2002年10月），頁1-15。

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sup>72</sup>這是指官方《孝經》的兩種本，一種是十八章本的隸書今文《孝經》，主要被朝廷的經學博士所傳授，另一種是二十二章本的用古文字書寫的《孝經》，出於孔家壁藏。<sup>73</sup>一旦被孔家後裔獻上朝廷，則亦屬於官方本，其本或以其後出而未講於朝廷，但作為備用國學的官方本意涵與隸書《孝經》是一致的，劉向整理祕府諸本《孝經》，正是代表了這種官方意識。

除《漢書·藝文志》所錄官本之外，史書文獻尚有記載多種民間流傳的《孝經》本。第一，孔鮒門人叔孫通等傳承的系列，此一系列正如《古文孝經孔安國傳·序》云「其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為天子用樂，省萬邦之風，以知其盛衰」，似以主張天子禮樂治國作為宗旨。<sup>74</sup>第二，顏氏父子所獻十八章本，或得於叔孫通等，其祖本在秦火之前，或為古文。文帝時，天下諸子經傳往往頗出，為此，而朝廷一度設立「孝經博士」，<sup>75</sup>所用或為「顏本」，傳入官學，則改為今文隸書。第三，在河間國的流傳之本。漢初的河間國一帶，盛行收集古籍經典，獻王曾研讀的《孝經》，或為古文。<sup>76</sup>

<sup>72</sup> [漢]班固撰：《漢書》，頁1719。

<sup>73</sup> 關於孔壁古文，師古注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孔壁《古文孝經》之由來，由此略知。前揭引文參見同上註，頁1706-1707。

<sup>74</sup> [漢]孔安國傳，[日]太宰純音：《古文孝經孔氏傳》，頁6。

<sup>75</sup> 《孝經》從實質意義上開始發揮其影響是在漢文帝朝廷，文帝時曾一度設立「孝經博士」，後漢趙岐《孟子題辭》云「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於[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頁2663)。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也記載「至孝文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漢]班固撰：《漢書》，頁1967)，與趙岐所言相合。這證明《孝經》已然在「五經」之先設立博士傳授於文帝朝廷。

<sup>76</sup>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多從而遊」。《漢書》記述雖未言及獻王得到《孝經》之事，但《春秋繁露·五

武帝以後，傳入學官，為齊、魯、韓諸家官學博士所傳，則改為今文（隸書）。第四，在孔氏家學中的傳授，《古文孝經孔氏傳》記載「魯三老孔子後惠抱詣京師，獻天子。天子使金馬門待詔學士與博士群儒，從隸字寫之」。<sup>77</sup>由此可知二十二章《古文孝經》於武帝以後由魯國孔惠等人相繼傳開，且有改成今文隸書的版本，則二十二章本亦有古文字本及今文隸書本，如「霍光」所好、「魯吏」所持，都是此本在民間的流傳。由此可以瞭解前漢流傳的《孝經》諸本，實際上源流甚多。

至後漢，史載傳授《孝經》的學者，從經傳的記載中可見桓譚、鄭眾、范升、衛宏、賈逵、許慎、馬融、許沖、鄭玄等人。不過，需要提及一點是，前漢重「師法」，因而綿綿相傳，學統分明，就《孝經》來說，亦見齊、魯、韓、孔氏家學等師承之別。到了後漢，隨著各經學派自成其說，又有各自的章句著述作為一家之學的代表作，所以一般不再考察師承，而是單以「家法」為準。<sup>78</sup>這是不同於前漢《孝經》學的特色之處。鑒於這樣的授受狀況，後漢學者對《孝經》的著述，亦不限於今文家專主隸書《孝經》，古文家專主古文《孝經》。

第一，劉向本。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sup>79</sup>後漢學官通行的《孝經》仍然是「十八章隸書本」。如，《孝經鉤命決》稱「《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擴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一字苞十八章，為天地喉襟要道德本，故擬以題符篇冠就」。<sup>80</sup>雖是出自緯書之說，亦體現出後漢今文經學的「孝經觀」。不過，其本已經不

---

行對》可見獻王問《孝經》義的記述，可知其與《孝經》傳授有密切關聯。前揭引文參見〔漢〕班固撰：《漢書》，頁2410。

<sup>77</sup> 〔漢〕孔安國傳，〔日〕太宰純音：《古文孝經孔氏傳》，頁5。

<sup>78</sup> 如，《後漢書·儒林傳》記載光武帝「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545）。又如，後漢正定五經最大規模的「東觀校書」，《後漢書·宦者傳》也有記載「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家法」〔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頁2513），即以「家法」作為校定經籍的依據。與前漢的學派授受不同，後漢傳授《孝經》，多以名儒之學為顯。

<sup>79</sup> 〔唐〕魏徵等撰：《隋書》，頁935。

<sup>80</sup>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010。

是長孫氏等所傳「顏芝十八章本」，而是經過劉向刪繁過的「十八章本」，這是劉向折中前漢《孝經》今古文而成。這與張禹合併齊、魯、韓和古《論語》而成之《張侯論語》通行於後漢的狀況相同，「劉向本」是後漢最有影響的《孝經》定本。後漢官學傳授此本，在民間聚徒講學的古文大家們也取「劉向本」以為注，這就變成今文家取之以為「今」，古文家取之以為「古」的局勢。如《隋書》所說，當時的古文學者鄭眾、馬融、鄭玄等，皆以「劉向本」為底本作過注。從社會整體的學術背景看，後漢今古文經學逐漸形成對立的局勢中，於《孝經》經文的今古問題並未發生過爭執，則側面證明了《孝經》今古文的內容，並無明顯差別。

第二，許慎《古文孝經》。許沖《上說文表》陳其父許慎之言，說「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僅撰具一篇並上」。<sup>81</sup>《古文孝經》的傳授經過，大致是許慎曾自撰《古文孝經》一篇，獻上朝廷。其學本之衛宏，而衛宏口傳之本，又本之前漢魯國三老所獻本。因為衛宏校定的《古文孝經》當時不傳學官，且對《古文孝經》的解說也只是口授而已，許慎從衛宏受《古文孝經說》，因而以古文字寫定《古文孝經》一篇獻上朝廷，藏於秘府，可惜亡於漢末的黃巾之亂。

另據郭忠恕《漢簡》據引李士訓《記異》云：「大曆初，予帶經鉏瓜於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絹素《古文孝經》一部，二十二章，壹阡捌伯柒拾肆言。初傳與李太白，白授當塗令李陽冰，陽冰盡通其法，上皇太子焉。」<sup>82</sup>又，韓愈《昌黎先生文集·科斗書後記》記載：「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服之者，陽冰子，授予以其家科斗書《孝經》、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畜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合之。愈曰：『古書得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sup>83</sup>聯繫這兩則記述可知，唐代大曆（766）中，李士訓得出土文獻的《古文孝經》一部，二十二章，千八百七十二字，經李白傳給李陽冰。李陽冰是當時精通古文字的學者，其曾獻給皇太子一本《古文孝經》。

<sup>81</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787。

<sup>82</sup> [宋]郭忠恕、夏竦編，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3。

<sup>83</sup> 同上註。

另一則記事說，韓愈從李陽冰子服之得其家學所傳「科斗書《孝經》、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所以，李陽冰家傳《古文孝經》，是李士訓所得出土古籍，這卷出土古籍內容包括衛宏所校的《古文孝經》和《官書》兩種。推測此所謂《官書》，便是衛宏為《古文孝經》作的《說》，亦即許慎從衛宏所學的《古文孝經說》。《記異》又說《古文孝經》一部，二十二章，千八百七十二字，這與桓譚《新論》所說「古《孝經》一篇，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字數相符合。<sup>84</sup>由此可知許慎寫定的《古文孝經》與桓譚所見《古文孝經》本，皆以魯國三老獻本為源，而所謂「從衛宏受」云云，是指受衛宏口傳的《古文孝經說》。而劉向刪繁博士本，使博士隸書《孝經》的內容，也更為接近魯國三老所獻本。所以說，許慎所校《古文孝經》與「劉向本」，實則是字不同而文相近的。此本或許即是宋代司馬光從祕閣所見「古文」。

第三，鄭眾、馬融諸本。據《後漢書·鄭眾傳》等記載，鄭眾有《孝經注》二卷。鄭眾之學本於其父鄭興，而鄭興從劉歆受《左傳》，鄭眾所著《孝經注》，自然以「劉向本」為底本。又，馬融為古文經學大師，遍注群經，其著《古文孝經說》不傳，從後世託名馬融作《忠經》十八章來看，可知馬融所注《古文孝經說》，應是分成十八章本，所用本為「劉向本」可知。

第四，鄭玄《鄭注孝經》。鄭玄為後漢末融合今古文經學、最有影響的學者，其所注的《鄭注孝經》，見諸於敦煌吐魯番諸本。關於鄭玄注《孝經》，《後漢書·鄭玄傳》有記載「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孝經》……《駁許慎五經異義》、……凡百餘萬言」。<sup>85</sup>又，鄭玄《六藝論》：「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淵，故作《孝經》，以總會之。」<sup>86</sup>據此，則可知鄭玄注《孝經》是實有其事。學者據敦煌本做出考察，使《鄭注》真偽問題長期以來的懸而不決逐漸獲得澄清。<sup>87</sup>筆者亦撰文，澄清該書中所呈現的融合今古文經說的簡約經注形式，並考察出其成書於鄭玄晚年學問成熟的時期，其將《孝經》看作孔子總會六藝「題目、指意」之書，且在鄭玄經學

<sup>84</sup> [漢]班固撰：《漢書》，頁1719。

<sup>85</sup>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頁1212。

<sup>86</sup> [唐]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頁31。

<sup>87</sup> [日]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鄭注復原に関する研究〉，收於[日]林秀一：《孝經學論集》，頁109-148；陳鐵凡：《孝經鄭注校證》（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年），頁1-242。

體系中佔居主要地位。<sup>88</sup>其注則采今古文說，乃至緯說，所用經文，則是取「劉向本」，所以，鄭玄仍然是立足於古文學立場為《孝經》作注的，至於內容上，已然是以「劉向本」為基礎，更為融合的隸書文本。

六朝時期，伴隨古文學的流行，出現以王肅為代表的古文學者，針對實質上折中今古文的鄭玄學，提出挑戰。在《孝經》部分，伴隨古學的流行而王肅採用當時他所發現的《孔傳》，並以此批判《鄭注》。而其時所謂的《鄭注》為劉向折中隸書今文和古文的作品，雖以十八章為定，文字上可能改為隸書今文，但文字內容實際已經滲透了古文經的字句，可以算做「亦古亦今」，或者「非古非今」的文本。當王肅取《孔傳》批判《鄭注》，亦非以《鄭注》為今文，但實際上的《鄭注》已經為當時流行的隸書或者魏楷書寫。

與此同時，民間必定也流行許多的版本，諸如敦煌本 P.3274 被定名為《鄭注孝經疏》中，可見「王肅」、「謝萬」、「謝安」、「劉瓛」等眾多六朝學者的疏解《孝經》之文，其中針對有「己」字和無「己」字的不同版本各自的疏解，<sup>89</sup>亦可展示出《隋書·經籍志》所列諸如「《孝經》一卷，王肅解。《孝經解讀》一卷，韋昭解。《集解孝經》一卷，謝萬集」等眾多注疏本的存在。<sup>90</sup>因此六朝時期大致以《鄭注》為主，但也有其他版本在民間流傳，將之作為古文理解者有之，將之作為今文者有之，總體上大致以隸書或者魏楷書寫的《孝經》本有之，而未必意識到這是「今文」或「古文」。從本論前面釐清宋代以後作為《孝經》今古文的特徵表述，實際上並存於敦煌吐魯番諸本中，亦可印證這一點。而在官學既然以當時通行文字書寫的《鄭注》自然可以理解為今文，其實是以《鄭注》表述這種無須表明的默認，但即便以隸書或者魏楷書寫的《孔傳》，卻必須明確地說「古文」。

由此意義而言，敦煌吐魯番《孝經》諸本多出民間，其中或有諸如高昌國將軍所持版本，而帶有官學今文的含義，但是敦煌吐魯番大部分文本，則未必多有官學今文的意義，甚至未必皆為《鄭注》。諸如 P.3274 佚名《鄭注孝經疏》、97TSYM1:12p 佚名《孝經義》、S.6177+P.3378 佚名《孝經注》，P.3382 佚名《孝經注》等，很顯然是以《鄭注》為主的流衍本。從當時流

<sup>88</sup> 莊兵：〈《鄭注孝經》新辨〉，《名古屋大學中國哲學論集》第3號（2004年3月），頁30-31。

<sup>89</sup> 張涌泉主編，許建平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4冊，頁1991。

<sup>90</sup> [唐]魏徵等撰：《隋書》，頁933。

行的字體書寫而言，俱可稱為「今文」，但從內容來源而言，亦未嘗不能稱作「古文」或「混合古文字的魏楷今文」。

唐代《御注》的成立取代原來國子學《孔傳》、《鄭注》，從內容而言又是再一次的折中今古文。從敦煌吐魯番本中多見與《御注》相同的字句而言，實可視《御注》為折中六朝諸種《孝經》本的作品，因此不能單以十八章而定今文。但出於官方隸書書寫的「石臺孝經」，則為官定的今文就此正式確立。

從石臺本中保存大量的漢隸古字及六朝俗字可明瞭《御注》的實質，正是六朝諸種《孝經》文本的折中之作。若在字體上進一步比較，〈石臺本〉存隸定古字及六朝俗字有：「第（第）」、「明（明）」、「義（義）」、「避（避）」、「德（德）」、「道（道）」、「知（知）」、「至（至）」、「復（復）」、「髮（髮）」、「敢（敢）」、「毀（毀）」、「於（於）」、「顯（顯）」、「念（念）」、「厥（厥）」、「愛（愛）」、「惡（惡）」、「不（不）」、「慢（慢）」、「兆（兆）」、「侯（侯）」、「驕（驕）」、「節（節）」、「貴（貴）」、「也（也）」、「其（其）」、「保（保）」、「稷（稷）」、「履（履）」、「冰（冰）」、「灑（灑）」、「擇（擇）」、「矣（矣）」、「夜（夜）」、「五（五）」、「兼（兼）」、「能（能）」、「失（失）」、「寐（寐）」、「庶（庶）」、「養（養）」、「才（才）」、「甚（甚）」、「教（教）」、「嚴（嚴）」、「莫（莫）」、「讓（讓）」、「導（導）」、「赫（赫）」、「瞻（瞻）」、「昔（昔）」、「國（國）」、「鰥（鰥）」、「寡（寡）」、「歡（歡）」、「鬼（鬼）」、「亨（亨）」、「害（害）」、「作（作）」、「亂（亂）」、「聖（聖）」、「本（本）」、「厚（厚）」、「退（退）」、「淑（淑）」、「致（致）」、「喪（喪）」、「醜（醜）」、「罪（罪）」、「善（善）」、「悅（悅）」、「能（能）」、「脩（修）」、「世（世）」、「食（食）」、「感（感）」、「槲（槲）」、「送（送）」、「措（措）」、「踊（踊）」、「備（備）」。<sup>91</sup> 這樣，透過敦煌吐魯番本《孝經》，對重新認識與界定《孝經》的今古文，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解方向，針對六朝隋唐《孝經》今古文歷史形態與後世的理解混淆作出一定的釐清考察。

<sup>91</sup> 本文所列舉「石臺孝經」的隸定古字及俗字，乃係對照中華民國教育部編：《異體字字典》的楷體字形徵引。參見中華民國教育部編：《異體字字典（網絡版）》，參見：<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瀏覽日期：2015年1月24日。



## 五、結論

唐代以後《孝經》今古文異同見於傳世諸本，本文以敦煌吐魯番《孝經》諸本與傳世諸本加以逐次比對，發現敦煌吐魯番諸本中，在同一寫卷中字體字讀多有呈現今古文混在的狀況，陳鐵凡先生指摘敦煌本古文「竟無一帙之遺」似未盡然。藉由本文綜合比對結果，結合歷代藝文書誌記述重新加以梳理，發現伴隨唐代《御注孝經》被作為「今文本」確立，導致宋代以後產生一種從「今文《御注》十八章」泛化成「今文《孝經》十八章」的混淆理解。宋代以後學者據當時所見今古文本而論漢唐《孝經》今古文，於是十八章本的《鄭注》被理解為六朝至隋唐前期與《古文孔傳》相並立的「今文本」。

漢代雖然流傳十八章博士傳隸書（今文）《孝經》與孔壁出古文字（古文）《孝經》，但當時並無後世所見《孝經》今古文分立的局面，反而劉向、鄭玄等漢代大儒對《孝經》諸本的折中做法，使《孝經》內容逐漸趨同。六朝崇尚古文而《孔傳》出現，至梁陳隋唐與《鄭注》爭置學官，亦僅為兩家學官意義的並立，而非今古文含義的對立。即便之後《御注》確立為「今文」，從石臺碑刻中留存的大量隸定古文字來看，實際上於文本層面，亦非簡單以今文可論定。

黃震以《孝經》今古文異少同多而認為「非各為一書」，四庫館臣亦以《孝經》「經世明道」之用而稱《孝經》今古文優劣之爭為「賢者之過」。然而《孝經》今古文之爭由來已久，六朝隋唐有爭置學官的優劣之爭，宋明清有疑經改經的門戶之爭，乃至現今學術界對此爭論依然不斷，其原因雖然不乏陳陳相因所致，甚至意氣之爭，然而混淆學術源流是引發所有爭議的肇端，實為不可不辯，對澄清《孝經》學術源流，亦不無補益。

【責任編校：黃璿璋、林哲緯】

徵引文獻

專著

- 〔漢〕孔安國 Kong Anguo 傳，〔日〕太宰純 Dazai Jun 音：《古文孝經孔氏傳》 *Guwen xiaojing Kongshizhuan*，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8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年。
- 〔漢〕孔安國 Kong Anguo 傳，〔日〕清原教隆 Kiyohara Noritaka 校點：《仁治本古文孝經孔氏傳》 *Renzhiben guwen xiaojing Kongshizhuan*，京都 Kyoto：便利堂 Benrido，1939 年。
- 〔漢〕班固 Ban Gu 撰：《漢書》 *Han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2 年。
- 〔漢〕許慎 Xu Shen 撰，〔清〕段玉裁 Duan Yucan 注：《說文解字注》 *Shuowen jiezi 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1 年。
- 〔漢〕趙岐 Zhao Qi 注，〔宋〕孫奭 Sun Shi 疏：《孟子注疏》 *Mengzi zhushu*，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 *Shisanjing zhu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0 年。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賈公彥 Jia Gongyan 疏：《周禮注疏》 *Zhouli zhushu*，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 *Shisanjing zhu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0 年。
- 〔南朝宋〕范曄 Fan Ye 撰，〔唐〕李賢 Li Xian 等注：《後漢書》 *Houhan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5 年。
- 〔北齊〕顏之推 Yan Zhitui 著，王利器 Wang Liqi 集解：《顏氏家訓集解》 *Yanshi jiaxun jijie*，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0 年。
- 〔唐〕李延壽 Li Yanshou 撰：《南史》 *Nan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5 年。
- 〔唐〕唐玄宗 Tang Xuanzong 御注，〔宋〕邢昺 Xing Bing 疏：《孝經注疏》 *Xiaojing zhushu*，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8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年。

- 〔唐〕唐玄宗 Tang Xuanzong 御注：《覆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Fujuanzi bentang kaiyuan yuzhu xiaojing*，收入〔清〕黎庶昌 Li Shuchang 編：《古逸叢書》*Guyi congshu* 第 5 輯，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5 年。
- 〔唐〕唐玄宗 Tang Xuanzong 御書：《石臺孝經》*Shitai xiaojing*，東京 Tokyo：二玄社 Nigen sya，1977 年。
- 〔唐〕陸德明 Lu Deming 撰，黃焯 Huang Zhuo 斷句：《經典釋文》*Jingdian shiw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年。
- 〔唐〕魏徵 Wei Zheng 等撰：《隋書》*Sui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3 年。
- 〔宋〕王溥 Wang Pu 撰：《唐會要》*Tang huiy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5 年。
- 〔宋〕司馬光 Sima Guang 指解，〔宋〕范祖禹 Fan Zuyu 說：《古文孝經指解》*Guwen xiaojing zhijie*，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8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年。
- 〔宋〕朱熹 Zhu Xi：《孝經刊誤》*Xiaojing kanwu*，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8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年。
- 〔宋〕晁公武 Chao Gongwu 撰，孫猛 Sun Meng 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Junzhai dushuzhi jiaozhe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0 年。
- 〔宋〕郭忠恕 Guo Zhongshu、夏竦 Xia Song 編，李零 Li Ling、劉新光 Liu Xinguang 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Hanjian guwen sisheng yu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年。
- 〔宋〕陳振孫 Chen Zhensun 撰，徐小蠻 Xu Xiaoman、顧美華 Gu Meihua 點校：《直齋書錄解題》*Zhizhai shulu jiet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年。
- 〔宋〕黃震 Huang Zhen：《黃氏日抄》*Huangshi richao*，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70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年。

- [清]毛奇齡 Mao Qiling:《孝經問》*Xiaojing wen*, 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182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7年。
- [清]朱彝尊 Zhu Yizun 著, 游均晶 You Junjing、許維萍 Xu Weiping、黃智明 Huang Zhiming 點校:《點校補正經義考》*Dianjiao buzheng jingyi kao* 第7冊,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choubeichu, 1999年。
- [清]嚴可均 Yan Kejun:《孝經鄭注》*Xiaojing Zheng zhu*,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1959年。
- [日]安居香山 Yashiyi Kouzan、中村璋八 Nakamura Syouhati 輯:《緯書集成》*Weishu jicheng*, 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 1994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法國國家圖書館 Faguo guojia tushuguan 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Fa cang dunhuang xiyu wenxi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2005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lishi yanjiusuo、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古文獻編輯委員會 Zhongguo dunhuang tulufan xuehui guwenxian bianji weiyuanhui、英國國家圖書館 Yingguo guojia tushuguan、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Lundun daxue yafei xueyuan 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的部分)》*Ying cang dunhuang wenxian (hanwen fojing yiwai de bufen)*, 成都 Chengdu: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1990-1995年。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 Eluosi kexueyuan dongfang yanjiusuo shengbidebao 分析, 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 Eluosi kexue chubanshe dongfang wenxue bu、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編:《俄藏敦煌文獻》*E cang dunhuang wenxi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2-2001年。
- 胡平生 Hu Pingsheng:《孝經譯注》*Xiaojing yizh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6年。
-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 Chongqing dazu shike yishu bowuguan、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 Chongqingshi shehui kexueyuan dazu

- shike yishu yanjiusuo 合編：《大足石刻銘文錄》*Dazu shike mingwen lu*，重慶 Chongqing：重慶出版社 Chongqing chubanshe，1998 年。
- 唐長孺 Tang Changru 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錄本)》*Tulufan chutu wenshu (tulu ben)*第 1-3 冊，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1992 年。
-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 Guojia wenwu ju guwenxian yanjiushi 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Tulufan chutu wenshu (luwen ben)*第 1-3 冊，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1981-1991 年。
- 張涌泉 Zhang Yongquan 主編，許建平 Xu Jianping 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Dunhuang jingbu wenxian heji* 第 4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年。
- 許建平 Xu Jianping：《敦煌經籍敘錄》*Dunhuang jingji xul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6 年。
- 陳國燦 Chen Guocan、劉安志 Liu Anzhi 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Tulufan wenshu zongmu (riben shoucang juan)*，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2005 年。
- 陳鐵凡 Chen Tiefan：《敦煌本孝經類纂》*Dunhuangben xiaojing leizuan*，臺北 Taipei：燕京文化 Yanjing wenhua，1977 年。
- ：《孝經學源流》*Xiaojingxue yuanliu*，臺北 Taipei：國立編譯館 Guoli bianyiguan，1986 年。
- ：《孝經鄭注校證》*Xiaojing zhengzhu jiaozheng*，臺北 Taipei：國立編譯館 Guoli bianyiguan，1987 年。
- 榮新江 Rong Xinjiang 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Tulufan wenshu zongmu (oumei shoucang juan)*，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2007 年。
- 蘇瑩輝 Su Yinghui：《敦煌學概要》*Dunhuangxue gaiyao*，臺北 Taipei：國立編譯館 Guoli bianyiguan，1988 年。
- 〔日〕林秀一 Hayashi Syuichi：《孝經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Koukyou zyutuge fukugen ni kanshuru kenkyu*，東京 Tokyo：文求堂書店 Bunkiyudou syoten，1953 年。
- ：《孝經學論集》*Koukyougaku runshyu*，東京 Tokyo：明治書院 Meiji syoin，1975 年。

期刊論文

- 朱玉麒 Zhu Yuqi:〈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Tulufan xin chu Lunyu guzhu yu Xiaojingyi xieben yanjiu”, 收入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Zhongguo dunhuang tulufan xuehui 等編:《敦煌吐魯番研究》*Dunhuang tulufan yanjiu* 第 10 卷,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7 年; 後收入榮新江 Rong Xinjiang、李肖 Li Xiao、孟憲實 Meng Xianshi 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研究論集》*Xin huo tulufan chutu wenxian yanjiu lunji*, 北京 Beijing: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10 年。
- 李正宇 Li Zhengyu:〈敦煌學郎題記輯注〉“Dunhuang xuelang tiji jizhu”, 《敦煌學輯刊》*Dunhuangxue jikan* 1989 年第 1 期。
- 金滢坤 Jin Yingkun:〈《俄藏敦煌文獻》中的西夏科舉「論」稿考〉“E cang dunhuang wenxian zhong de xixia keju ‘lun’ gao kao”, 《敦煌寫本研究年報》*Dunhuang xieben yanjiu nianbao* 第 4 號, 2010 年 3 月。
- 胡平生 Hu Pingsheng:〈日本《古文孝經孔傳》的真偽問題〉“Ribei Guwen xiaojing Kongzhuan de zhenwei wenti”, 收入《文史》編輯部 *Wenshi bianjibu* 編:《文史》*Wenshi* 第 23 輯,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5 年。
- 馬衡 Ma Heng:〈宋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石刻校釋〉“Song Fan Zuyu shu Guwenxiaojing shike jiaoshi”,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第 20 本上冊, 1948 年 6 月。
- 高啟安 Gao Qian、買小英 Mai Xiaoying:〈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獻》第 11 冊非佛經文獻輯錄〉“Shanghai guji chubanshe E cang dunhuang wenxian di 11 ce fei fojing wenxian jilu”, 《敦煌學輯刊》*Dunhuangxue jikan* 2003 年第 2 期。
- 崔峰 Cui Feng:〈晚唐五代宋初地區儒佛兼容的社會文化〉“Wantang wudai songchu diqu rufo jianrong de shehui wenhua”, 《敦煌學輯刊》*Dunhuangxue jikan* 2009 年第 3 期。
- 莊兵 Zhuang Bing:〈《鄭注孝經》新辯〉“Zhengzhu xiaojing xinbian”, 《名古屋大学中国哲学論集》*Nagoya daigaku tyuugoku tetugaku runsyuo* 第 3 號, 2004 年 3 月。

- 莊兵 Zhuang Bing :〈《孝經·閨門章》考——兼論前漢中後期《孝經》解釋學的思想傾向〉“*Xiaojing, guimen zhang kao: jian lun qianhan zhonghouqi Xiaojing jieshixue de sixiang qingxiang*”,《中國儒學》*Zhongguo ruxue* 第5輯, 2010年3月。
- :〈敦煌吐魯番出土《孝經》研究論介〉“*Dunhuang tulufan chutu Xiaojing yanjiu lunjie*”, 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Guoli zhengzhi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主編:《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Chutu wenxian yanjiu shiye yu fangfa* 第5輯, 臺北 Taipei: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Guoli zhengzhi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2014年。
- 許建平 Xu Jianping :〈跋大谷文書中四件未經定名的儒家經籍殘片〉“*Ba dagu wenshu zhong sijian wei jing dingming de rujia jingji canpian*”,《敦煌學輯刊》*Dunhuangxue jikan* 2005年第4期。
- 陳以鳳 Chen Yifeng :〈今本《古文孝經》孔傳成書問題考辯〉“*Jinben Guwen xiaojing Kongzhuan chengshu wenti kaobian*”,《孝感學院學報》*Xiaogan xueyuan xuebao* 第29卷第5期, 2009年9月。
- 陳璧生 Chen Bisheng :〈明皇改經與《孝經》學的轉折〉“*Minghuang gaijing yu Xiaojing xue de zhuanzhe*”,《中國哲學史》*Zhongguo zhexue shi* 2012年第2期。
- 陳鐵凡 Chen Tiefan :〈敦煌本孝經考略〉“*Dunhuangben xiaojing kaolue*”,《東海學報》*Donghai xuebao* 第19卷, 1978年6月。
- 舒大剛 Shu Dagang :〈論日本傳《古文孝經》決非隋唐之際由我國傳入〉“*Lun riben chuan Guwen xiaojing jue fei suitang zhi ji you woguo chuanru*”,《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Sichu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002年第2期。
- 黃文弼 Huang Wenbi :《吐魯番考古記》*Tulufan kaogu ji*, 收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Zhongguo kexue yuan kaogu yanjiusuo* 編:《考古學特刊》*Kaoguxue tekan* 第3號, 北京 Beijing: 中國科學院 *Zhongguo kexue yuan*, 1954年。
- 董永強 Dong Yongqiang :〈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經》習俗考論〉“*Tangdai xizhou baixiang peizang Xiaojing xisu kaolun*”,《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Xibe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第45卷第2期, 2015年3月。

劉波 Liu Bo:〈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吐魯番文書唐寫本經義策殘卷之整理與研究〉“Pulinsidun daxue dongya tushuguan cang tulufan wenshu tang xieben jingyice canjuan zhi zhengli yu yanjiu”,《文獻》*Wenxian* 2011 年第 3 期。

〔日〕阿部隆一 Abe Ryuichi:《古文孝經舊鈔本の研究(資料篇)》*Kobun koukyou kyusouhon no kenkyu (shiryohen)*, 收入慶應義塾大学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 Keo gizyuku daigaku fuzoku kenkyuzyo sidou bunko 編:《斯道文庫論集》*Sidou bunko runshyu* 第 6 輯, 東京 Tokyo: 慶應義塾大学附屬研究所 Keo gizyuku daigaku fuzoku kenkyuzyo, 1968 年。

〔日〕石川泰成 Ishikawa Yasunari:〈日本出土木簡・漆紙文書を用いた『論語』、『古文孝經孔氏伝』の隋唐テキストの復原〉“Nihon syutsudo mokkan, urushishi bunsyo wo motiyita Runngo, *Kobun koukyou Koushiden no zuitou tekisuto no fukugen*”,《九州産業大学国際文化学部紀要》*Kyusyu sangyuu daigaku kokusai bunka gakubu kiyuu* 第 56 號, 2013 年 12 月。

莊兵 Zhuang Bing:〈孝經の成立とその契機〉“Koukyou on seiritu to sono keiki”,《日本中国學會報》*Nihon tyugokugaku kaihoo* 第 54 集, 2002 年 10 月。

#### 會議論文集

李德超 Li Dechao:〈敦煌本孝經校讐〉“Dunhuang ben xiaojing jiaochou”, 收入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Zhongguo wenhua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主辦, 漢學研究中心 Hanxue yanjiu zhongxin 協辦:《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Dierjie dunhuangxue guoji yantaohui lunwen ji*, 臺北 Taipei: 漢學研究中心 Hanxue yanjiu zhongxin, 1991 年。

#### 網站資料

中華民國教育部 Zhonghuaminguo jiaoyu bu 編:《異體字字典(網絡版)》*Yitizi zidian (wangluo ban)*, 參見: <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 瀏覽日期: 2015 年 1 月 24 日。

曹景年 Cao Jingnian:〈《古文四聲韻》所引「古孝經」字形考論〉“*Guwen sisheng yun suo yin 'gu xiaojing' zixing kaolun*”, 參見: [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2434](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2434), 瀏覽日期: 2015 年 5 月 3 日。

——:〈日傳本《古文孝經孔傳》為隋唐舊書新證〉“*Richuanben Guwen xiaojing Kongzhuan wei suitang jiushu xinzheng*”, 參見: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6124>, 瀏覽日期: 2016 年 2 月 23 日。